

回归线

Another
end of
Terra

Vol.09

2023 / 02

特别专访——神奇陆夫人

绿野幻梦

往昔构筑回忆的绿野，追忆坠入美好的幻梦。

她印象中的艾雅法拉

她应该属于青绿辽阔的草原，应该在温暖的春天里。

关于澄闪的故事

而她，苏茜，罗德岛的澄闪干员，也会带着这份爱意昂起头来，目光明亮地露出微笑，迎接明日的阳光。

夜空中的圣诞礼物

然而今天，博士第一次品尝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味道。

一百年后，与凯尔希的第三场约会

在世界尽头的猫猫雨下，我和她许下了长达百年的约定。

本期封面画师
红海岸

泰拉Terra
通讯枢纽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卷首语

◎ 广英和荣耀

前段日子，有朋友问我，文编对回归线期刊的选文标准是什么呢？

我回答他，“二创的文学性”。

他追问了两个问题：“文学性是什么？二创需要文学性吗？”

我原本想回答的，但是酝酿答复片刻，却发现我竟难以系统的描述“文学性”是什么。是文章玄乎的高之又高，深之又深？还是更高的阅读量，更多的点击？又或者只是一个“对文学研究避免误入哲学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工具代名词？

惶恐，我答不上来。我大概是模糊的确切知道文学性是什么的，却不敢回答。若我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便对第二个问题没了把握；而回答第二个之前，我需要先思索清楚第一个问题。

我问文编们和偶尔来客串文编的朋友，文学性是什么。

“能够推动人类精神进步的作品才有资格被称作具备文学性，就像是一个幽灵，我们平时接触不到，但很多人相信他存在的，当看到它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出来。”

“文学性就是文字的力量欸，作者想要传达的，表达的思想内核，在文章的通透程度；还有读者阅读后的提升和感悟欸……文学性大概是一个度量这些的形象化数据吧？”

“学界有抛弃文学性转而去研究文化的趋势。这是个看不见的饼，看不见但好吃……好吧，她看不见，她模糊，她是一个拟量，也是一个幽灵。我躺下来，思索，她是什么。但我并没有看清她，我只模模糊糊看到了她的样貌……她弯下腰，伸出一只手，于是文字二创的土壤开出一朵花……”

于是说到底，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但我想她是美的这件事，总是确切的吧。



Artist: LOFTER@あめお嬢様

目录

Contents

1	卷首语	广英与荣耀
4	绿野幻梦	饱和式安利受害者
7	关于澄闪的故事	林汝夕
18	她印象中的艾雅法拉	仙贝
20	夜空中的圣诞礼物	阿爆
34	一百年后，与凯尔希的第三场约会	盐酸盐酸盐
48	特别专访——神奇陆夫人	
54	干员秘闻	
56	“我会倾听你的一切”	15catsup
60	征稿启事	



— 主 办 —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回归线》编辑部

— 编 辑 部 —

主 编 广英
执行主编 伪学霸马克
责任编辑 黑子
美术总监 Relvr 霜弦
编 辑 霜弦 黑子 瑶濯
美术编辑 黑泥型芙芙
排 版 粥铺 R3tr0 Mirror
网站维护 武乙凌薇 伪学霸马克
R3tr0

— 联系我们 —

TCA_doc@163.com

仅供内部交流，禁止出售

本作品是游戏爱好者根据《明日方舟》二次创作而成。使用的游戏图片、文本原文版权属于上海鹰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作品基于《鹰角网络游戏使用许可及服务协议》使用上述素材。

除非另有声明，本作品其他内容由作者和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保留所有权利，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摘编。

绿野幻梦

◎ 饱和式安利受害者

往昔构筑回忆的绿野，追忆坠入美好的幻梦。

Take a picture and don't forget her.

多萝西感觉到了温暖。那是一种浸泡在液体中的感觉，身体随着水流缓慢浮动，丝丝缕缕的暖意贴着皮肤游走。

恍然间，多萝西意识到，那是阳光。

朦胧光芒透过眼皮，将黑色的幻象勾画出形状，让其从虚幻逐渐转为实物。

多萝西几乎就要伸手去触碰。

身下传来的柔软与脖子关节的疼痛一齐叫醒了多萝西，她用力挣扎浮出梦中，发觉自己正歪着头睡在沙发里，身上盖着一件西服外套。隐约的话语声从楼上传来。多萝西听出那是塞雷娅的声音——

“我不喜欢打赌。”

另一人说：“据我所知，很多人都会热衷于对未知结局的期待，享受谜底揭晓时的刺激感，并且会用一些赌注来增强这种感觉。为什么不愿意和我赌呢？”

塞雷娅平静地：“因为你还没有给我发工资，总辖女士。”

总辖大笑起来，多萝西一旁的人也起哄道：“我的工资也没发呢！”

Artist
LOFTER@草履虫炖蘑菇

责编
黑子

一位男士尴尬地陪笑着，突然注意到沙发上的多萝西已经睁开眼睛，连忙靠过来说：“您醒了，多萝西女士。”

那个刚才起哄的女孩拍了拍男士的肩膀，把他惊得一抖：“别那么拘谨裴尔迪南，我们在开派对，不是学术研究大会。毕竟如果真的是后者，多萝西小姐是不会睡着的。”

一位年长的卡普里尼抱着茶杯补充道：“那睡着的肯定是你，缪尔赛思。”

“啊呀，我怎么会在这里睡着，真不好意思……谁的外套？”多萝西摸着脑袋从沙发里起身，将身上的衣服递给裴尔迪南，并温和地向绅士道谢，后者有些局促地挠了挠头。

“外面太冷了，屋里暖和，我们这几个人嘛……只要缪尔赛思不说话，也还是安静，你会犯困也正常。”帕尔维斯指了指桌上的茶壶，“要不要喝一杯？会精神一点。”

多萝西接过缪尔赛思倒的茶，端在唇边闻了一下，有些惊讶地说：“好香，和多索雷斯的茶相比也毫不逊色了，是什么茶叶呢？”

缪尔赛思得意地用手指敲了敲桌面：“是我自己弄的黑豆茶！制造过程里用了一些源石技艺，所以尝起来会很不一样。”

“那我恐怕真的要和你打个赌了，缪尔赛思。”帕尔维斯微笑起来，眼神瞟向二楼栏杆边一站一靠的两位女士，“想不想参与一下？如果我赢了的话，我希望能多尝到一些你的黑豆茶。”

“如果我赢了呢？”缪尔赛思也看向克里斯滕那边，优雅的女士托着红酒杯倚靠在围栏上，面色沉静的赛雷娅站在一旁。

帕尔维斯思考了一下：“如果你赢了，我就连续一个星期早起，去给你买街角那家店的限量岩烧芝士蛋糕。”

克里斯滕转头看向赛雷娅：“其实你也不用非要赌钱，就像下面那两位，交换一些生活的趣味也无妨，没发工资也没关系嘛。”

“你理解错了。”赛雷娅垂下目光，“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与你赌，最后你会没钱给我发工资。”

多萝西看到总辖喝完了杯子里最后一口红酒，拿着高脚杯伸出栏杆外，正悬在一楼地毯的上方。克里斯滕洒脱地笑了起来，她说：“我认为这地毯足以保护杯子，让它得以保全自身，不至于在飞行后粉身碎骨。”

“我早就说过，以我对玻璃的了解，你高看了这个酒杯，也低估了这里的高度。”赛雷娅伸出手，与克里斯滕手指交叉相扣，“一起松手？”

裴尔迪南大概是担心杯子的碎片飞溅，默默站在了两位女士前面，缪尔赛思越过他高大的肩膀兴奋地盯着二楼的总辖，帕尔维斯又慢吞吞地喝了一口茶，露出享受的表情。多萝西听见了总辖自信的声音：“一起松手。”

派对散场的时候，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没有去碰地上的酒杯，而是让它躺在地毯上过夜。

赛雷娅与总辖先走了，裴尔迪南小声说：“赛雷娅居然赌输了，她会不会不高兴啊……”

缪尔赛思咦了一声：“你还在惦记这事儿？我记得她拒绝跟你跳舞的时候表情可硬了，我以为你会更在意这个。而且那可是赛雷娅诶，感觉就算是她自己掉下来也不会有什么事儿，说不定还会把地板砸个坑。”

“那可是塞雷娅哦，说不定能听到你俩在说什么，回去了要收拾你俩。”帕尔维斯作恐吓状，裴尔迪南脸上白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地傻笑。缪尔赛思则不服气地翻了个白眼，绕到裴尔迪南身后一声不吭。

多萝西没有插话，微笑着看这几个家伙闹腾。很快那三个人也各自穿上外套准备离开，裴尔迪南第一个出门，在外面用手拉住门等几个人通过。缪尔赛思大大咧咧地说了声谢啦，回头看到仍在屋里的多萝西，冲她招着手：“你住得很近，我们就先走了哦！”随后三人便都朝多萝西道别，结伴消失在门缝间。

寒风与黑夜被关在门外。多萝西伸了个懒腰，围上围巾也准备回家睡觉。

她突然想起来之前那个阳光下温暖的梦，以及想要伸手去触碰的感觉。鬼使神差地，她弯腰捡起了地上那个完好无损的玻璃杯，异样的触感从手心传来——

白色的固体薄薄地覆盖在整个杯子的表面，肉眼完全无法辨认，随着赛雷娅的走远和多萝西的触碰，那层洁白的钙质外

壳悄然退去。

一声脆响，裂纹爬上精致的杯身，酒杯在多萝西手中化为碎片。

(本文来自 NGA)



关于澄闪的故事

© 林汝夕

Artist
LOFTER@霓秋nikiyo

责编
瑶濯

而她，苏茜，罗德岛的澄闪干员，也会带着这份爱意昂起头来，目光明亮地露出微笑，迎接明日的阳光。

“对了，澄闪小姐，快过生日了吗？祝你生日快乐。”

海帕提娅老师今天看起来心情很好，此刻正对着她微笑着，衬得罗德岛本舰外的蓝天格外晴朗。

“谢谢您！”她轻轻道谢。

“是在这边的第一次生日吗？后勤部门肯定要好好准备。想办个宴会吗？”一向看起来相当严肃的老师竟然在跟自己讨论这个话题，澄闪有些受宠若惊，同时又有些不知所措：“宴会吗……不知道诶。我……”

“没想过吗？嗯……也可以理解，回去慢慢想。”

“好，好的！”她抱紧怀里的课本，猛点头，成功让海帕提娅老师又笑了起来。

“好了，假期愉快。”

她随着老师的脚步一起走出教室，罗德岛的走廊干净明亮。其他同学都已经走了，老师也向她挥手道别。

学生们的假期开始了，澄闪迈步回到自己的小理发店，把书包里的书放下，看到一个机器人小车已经把她预定的午饭送来了。可露希尔小姐的发明真的很实用，

她小心翼翼地拿起饭盒，对小机器人道了声谢。机械的童音回复她“希望您用餐愉快”，随后咕噜咕噜地开远了。

她望着那个背影傻笑了一下，然后迈着轻快的步伐回到店里，尾巴还在无意识地摆动，昭示着主人今天的好心情。

2

十三岁那年的夏天，苏茜生了一场病。说是她自己生病好像也不对，因为异状是从家里各种乱七八糟的铁器开始的。幼小的菲林少女一如既往地走进厨房想要帮忙做饭，姐姐耳朵上的耳环、妈妈抓着的铁锅、弟弟手里的叉子都颤动起来，一只勺子从盒子里飞起来，吸在了她的身上。几个孩子尖叫起来。苏茜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还是在母亲的呼叫下第一时间向后退。

她听见母亲喊她的哥哥，叫他快去店里把父亲喊回家。她躲在房间里，只觉得头脑发热，无法思考，不知道自己怎么变成了这样，直到父亲走进门来，坐在她的床边对她说，苏茜，别怕，我们谈谈。

“吃午饭了吗”他问。“没有。”她摇头。

A R K N I G H T S

“我不敢去厨房。”

“你妈妈说刚才想给你送饭，你也不吃。”

“爸爸，我是不是……生病了？刚才发生了什么？”

“有可能是源石技艺的问题，我的顾客之前跟我聊过类似的情况。你别怕，我明天会去问一问。如果你生病了，咱们就去治病，如果是源石技艺，就送你去上学。”“爸爸……我……”

她嗫嚅着，知道自己的家庭可能支撑不起这两个选项的任何一个，于是满脸愧疚。家里还有那么多兄弟姐妹，她不能让父母如此难做。

“你别担心，我和你妈妈绝不会让你受委屈的。放心。总有办法的。”

父亲的声音很坚定，她也从这个声音里汲取到了一丝力量，吸了吸鼻子，从床上坐起身。床很宽，她平时都和两个姐姐一起住在这里。

……真的吗？她垂着眉眼问。

“嗯。”

“你妈妈做了苹果派，别放凉了，她看到你没有吃会伤心的。快起来吧。”

父亲拍了拍她以示鼓励，小苏茜想到苹果派会凉，连忙下床，学习桌上爸爸送姐姐的钢笔却向她飞了过来，被父亲眼疾手快地凌空抓住。

“……唉，我去给你端过来就是了。没事，都会解决的。”

这一场病最后的结果是——请来的老师一见到她，就称赞她身上的源石技艺天赋。根据老师的说法，无论她是否愿意，这一生都一定会和源石技艺脱不开关系，如果善加利用，一定能成为一名很强的术师。

听了这话，父亲四处借钱，筹了一笔款送她到维多利亚中部的一所学府去进

修，又嘱咐她去学习之余别忘了再学一门手艺，万一生活费不够，也不至于陷入窘境。母亲虽然舍不得她可爱的女儿，但也坚持要她去学习控制自己的能力。

“苏茜，好好生活，好好吃饭，学习也得努力，至少别让源石技艺伤到自己啊。”

而她呢？她一面沉浸在可以去上学的喜悦里，一面为独自离家感到不安，一面却又十分愧疚——自己又给家人增添了这么多负担。

于是她大声回答：我会努力的！等我上完学，一定努力赚钱……

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哭起来。母亲的眼圈也红了，不顾静电的电击把尚且年幼的女儿搂在怀里，舍不得她离开。

3

十四岁的时候，她在博森德尔过了一次难忘的生日。

从学校回来，站在家门口，她有些感慨。博森德尔不算一座大城市，只有几座小工厂，但居民区还算得上体面。她们一家十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哪怕没有暖炉也不觉得寒冷。不过这样的房子比起学校来就差了不少，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家居然这么狭窄。

狭窄，但是很温暖。

兄弟姐妹和妈妈一起出来接她，弟弟隔了老远就过来帮她拎着行李，书包也被大家七手八脚地摘掉拿走。父亲生了病没到门口接她，于是被热热闹闹地迎进家门之后，她到房间去跟父亲打了声招呼。

父亲看起来瘦了些，脸上的棱角更加分明了，粗粗的眉毛还和以前没什么两样。看见女儿，父亲也露出点笑容，说欢迎回来。

“啊！我给大家带了礼物！她看到父亲，转回头去找自己的书包和行李。里面呼啦呼啦地传来包装纸的脆响，她一边掏出礼物一边递给自己的家人——这个是给弟弟买的巧克力糖，那个是给姐姐带的冰箱贴，给母亲的圣诞一品红，给父亲的一小瓶酒。”

“看到父亲复杂的目光，她连忙解释：我没有乱花钱，这些都是用生活费买的！你们给我的生活费太多了，我花不完，还带了一些回来。”

“傻孩子。”

身边的孩子们都喜气洋洋，母亲也没有板起脸，只是笑着叹了口气。

“小苏茜真是好孩子，在学校辛苦了，好不容易回家一趟，要好好休息。生日也快到了，让你妈妈多给你做点好吃的。”她听到父亲这么说。

生日的那一天下了雪。她趴在窗边，望着小城的雪花飘落下来，覆盖了绿草、房屋和道路，眼中跳跃着玻璃映射出的炉火。家里的日子还是很紧张，但谁都没有在她面前多提一句。

生日快乐，小苏茜。

刚一起床，她就听到姐姐们的祝福。两个姐姐一个送了她一个缝制的荷包，一个为她特意烤了小点心。她还在满怀感激地道谢，就看到最小的弟弟冒冒失失地跑了过来，送了她自己最喜欢的玩具。

“这是我最喜欢的，你可不准弄坏！”

她笑着接过来，蹲下身，认认真真地对弟弟道谢。

白灰色的墙被炉火和灶火映成温暖的橙色，家里的任何一个岗位都不允许她插手，全家人都决定在生日这天让她好好休息。她趴在窗边观察了一下外面的雪地，又觉得自己真的闲不下来，只是坐在这里会感到愧疚。

“你负责吃。”

哥哥们对她这样说，然后把一盘水果放到她面前。弟弟见状也把她送的巧克力糖拿了出来，打开铁盒让她随便吃。苏茜有些哭笑不得，只说自己吃不下这么多东西。母亲为她做了一个小蛋糕，上面放了奶油和水果，还说明只许她一个人吃，不许弟弟妹妹和她抢。看着桌子上摆满的花花绿绿的吃食，任谁都想不到这个家庭居然还在贫困线上挣扎求生。

明明父亲生病之后，家里已经很困难了。

也许正是因为离家太久，她更感激此刻家人的陪伴。

她有些哽咽，母亲已经为她在蛋糕上点起了蜡烛。父亲也从床上下来，微笑地看着女儿的脸。

“我们给苏茜唱首生日歌吧，苏茜我们唱歌你要许愿，许愿完记得吹蜡烛！哎呀，你说那么多，说得好像苏茜去年不是在家和我们一起过生日的一样！”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苏茜已经双手合十闭上了眼睛，充满感激地许下一个愿望。

“希望家人都能平平安安，幸福健康。希望父亲的病能早点好起来。希望弟弟妹妹都能健康长大。希望我也能快快长大，早点帮爸爸妈妈分担。”

年幼的女孩虔诚地祈祷着，希望命运能听到她的心愿。

4

十七岁那年的生日，她身边第一次没有任何家人陪伴。命运终究是没有实现她的愿望，十五岁时，父亲病重，离开了人世。她知母亲一个人根本不可能负担得起家用，说什么也不肯再去上学，自己一个

人在学校附近找到了一份信使的工作，咬紧牙关赚一些小钱，只要自己够吃就尽量把剩下来的寄回家里——尽管那也只是几个硬币、几张小额纸币而已。她的几个哥哥姐姐也都纷纷离家去工作，希望能帮母亲分担一些压力。

十六岁那一年，她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每一次都笑着对家人说，自己过得很好，让他们不要担心。母亲望着纤瘦的女儿满眼心疼，家里的几个孩子还处于嗷嗷待哺的阶段，可苏茜也只是个没成年的孩子而已。自己的这个女儿太懂事，总觉得家里送她上学已经为她付出了很多，一门心思地想要偿还这份亏欠。

最后一次回家是在秋天。她很庆幸自己那时回去见了母亲，因为那场害她感染的意外就发生在那年冬天。

她不想再回忆那次事故，因为矿场的工人们也绝非故意。她无意去责怪那天一意孤行要将信件快点送到本人手中的自己，因为她那时只想着快点送完这次的信件，再多赚一点钱，可以寄给家里，让家里的亲人们能够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似乎谁都没有错，只是……

她被源石划伤了手。那只是一道浅浅的口子，她兀自祈祷了无数遍，希望自己能逃过一劫，然而身体里的异变和手上难以无视的灼热和瘙痒都让她很难欺骗自己。

可是不工作就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不能让妈妈和兄弟姐妹们担心。

这个年仅十六岁的菲林女孩把自己从床上拖下来，穿着略显单薄的外套，坚强地又接下信件，奔波于维多利亚的各个郡间。

妈妈，今年冬天我可能不回家了。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您不用担心我。

她一字一句地写下对家人的祝福，然

后对着纸张，放进信封里，把它贴上邮票，交给自己的同事。

“不自己回去看看吗？”

她用力地摇摇头。毕竟她隐瞒了病情，有口难言，只说自己想要趁新年之际多工作几天。同为菲林的同事叹口气，虽然同情这个姑娘，自己却也拿不出什么东西帮她，于是一口答应帮她送信。

那年的生日，她生病了。城市中又一次下了雪，她裹着被子努力保持暖意，窗玻璃被报纸糊了几层，终于不会漏进风来，她也再没有心思出外观赏雪景。炉火、蛋糕和家人听起来那么遥远，她迷迷糊糊地，只是悲观地想着自己可能再没有机会能像十四岁时那样过一次幸福的生日。日子好苦，苦得她看不到头。她已经感染了矿石病，还能活几年？还能再见到妈妈吗？

家里不可能负担得起治疗矿石病的费用，这样的绝症只会把一家人都压垮。她早就打定主意绝不将这件事说出去，自己已经太受家人照顾，不该给任何人添麻烦了。

还能活多久呢？

未来看起来飘飘忽忽的，像天上的云彩，眨眼间就飘走了，看不清形状。她想不清楚，只觉得现在这样还能撑下去，就再这样过一阵吧。如果将来能找一份比信使赚得更多的工作就好了。

小姑娘买不起蛋糕，更没有条件自己做蛋糕吃，只是买了几块饼干来纪念自己的生日。端起床头的盘子，几块饼干在寒冬中显得有些冷硬，她努力地咬了几口，尝到了久违的甜味。

于是她把盘子放下，虔诚地双手合十，再许下一个心愿。

希望家人都能平平安安，幸福健康。希望弟弟妹妹都能健康长大。希望妈妈能过得开心一些。

她不再想起自己。

5

十八岁那年，她终于过了一个看得过去的生日。

十七岁的夏天，她大病了一场。矿石病并非什么能够搪塞过去的小病，也不会因为她努力想要忘记就消失不见。前来探病的朋友和同事中，终于有了解矿石病的人认出了她的情况，于是尽管他们之中有人好心想要帮她隐瞒情况，她还是失去了这份信使的工作。

这座城市不欢迎感染者。希望的小火苗摇曳着，被寒风摧残着。她该走了。

毕竟纸里包不住火，她回到家，向母亲一五一十地交代了病情。

妈妈，我生病了。但是不用担心我，我的朋友告诉我，有的城市会有感染者专门居住的地方，我还可以去那里生活，那里的人也会对感染者很友好的。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母亲坚持要她在家里休息，可她拒绝了，留在家只会给大家添麻烦。她知道南边卡拉顿城的感染者政策比较宽松，有专门的社区，甚至会把酬劳的一部分以药品的形式发下来。也许在那里，她能真正养活自己，不再麻烦任何人。

送别自己的女儿时，母亲眼里的愧疚清晰可见，她对苏茜道了许许多多次歉，自责自己为什么如此残忍，只能将这么小的女儿送到离家那么远的地方，让她孤身一人。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别担心我，妈妈……

她坐上火车，又一次离开了熟悉的城市，去往完全陌生的地方。这一次，她不再感到喜悦，不安搅得她难以呼吸，前路从未如此黑暗。

在那之后的五年，她再没有回过家。

成为感染者之后唯一的好消息，是她使用源石技艺的能力提升了一些，即使不依靠法杖也能够施术。可是她的朋友也嘱咐她，不要随便使用源石技艺。她只是最普通的感染者，只想过几天平安的日子，不想得罪任何人。

她努力控制着自己不去施术，她不想再像小时候那样“生病”，只想做一个普通人。

第一天，她在街上不安地游荡，用仅有的一点钱到旅店住了一晚，晚餐吃了自己带的干粮。担忧着坐吃山空，她向旅店的老板询问情况，很快被告知这里很多小店都缺人，她可以去试试运气。

第二天，一个小餐馆收下了她，给了她第一顿热饭。餐馆的老板娘看着她的样子，说小姑娘留下吧，先吃口饭，明天再干活。那张笑咪咪地看着她的脸上带着皱纹，声音却像妈妈一样温暖。独自漂泊在外的小姑娘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

第三天，她有了工作，在餐馆有了一张自己的小床。

虽然是初到人生地不熟的城市，但她到底是成长了，再不是当年那个离开家就不知所措的小孩，只要多听多问，总能很快融入环境之中。有时候治安队来了，会折腾一番，但大家都见怪不怪，她也慢慢接受了。

工作了两三周之后，餐馆老板得到消息，说有一个好说话的酒吧店主正在招服务生。当晚，夫妻两人就找苏茜谈了一番。

其实小餐馆并不怎么缺服务生，毕竟是夫妻小店，他们也并不富裕，只是看这个年纪很小的姑娘一个人过得不容易，就帮她一把。

苏茜理解他们的意思，郑重地感谢了老板和老板娘的恩情，第一次前往了夏栎

小姐的小店，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

这位身材高大的菲林待人亲切友善，简单测试了一下她的厨艺水平之后，就答应让她留下来经营这家本是花艺店的小酒馆。出乎她意料的是，这位店长在确认她有能力维持酒吧的运营之后，就放心地把整个店交给了她，自己外出旅行。

卡拉顿城的感染者社区依旧对她很友善，没有人不喜欢这个长相可爱、手脚麻利、吃苦耐劳的菲林女孩。周围工厂和感染者工人很多，许多人会在下了班之后来酒吧喝一杯，生意还算不错。

经营一家酒吧比她想象得要困难，却给她带来了更多希望——她第一次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在不压榨自己的情况下，也能攒下一笔小钱了。

不止如此，夏栎店长偶尔回来，还会给她额外带来一些矿石病抑制剂，嘱咐小姑娘照顾好自己。

“矿石病是很难治，但是不要悲观嘛，小苏茜。你还有很多日子，在这里，在其他地方……未来还很广阔呢。”

金色卷发的菲林店长坐在吧台边，托着腮微笑着看她，声音十分温暖。那时她还看不懂这位店长眼里的坚定和温柔都源自何方，只觉得一股暖流划过心头。

“嗯，我明白的，店长。”

那年生日前，她在店里向几位感染者客人问起哪里有卖可以做蛋糕的道具，被几位热情的客人追问了几句，她颇不好意思地抖抖耳朵，说自己马上就要过十八岁生日了。

座位上罗德岛办事处的苦根先生笑道，那可要好好庆祝一下呀。

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要。我只是……只是好久没吃蛋糕了，想自己做一个试试。

那天早晨，小店还没有开门，她正在

和干酪和面粉斗智斗勇时，看到一个意料之外的人。夏栎小姐居然风尘仆仆地回来了，看到她忙碌的样子，笑眯眯地喊她。

“小苏茜～让我揉揉你的耳朵！”

被搂到怀里揉了揉耳朵的小姑娘才发现自己手上粘的面粉沾到了夏栎小姐的身上，连忙道歉。

“小苏茜今天生日，对不对呀？我都听说了。”

夏栎小姐一点也不嫌弃，把不知道哪里拿来的一朵兰花插在她粉色的发间，微笑着打开了提着的包包，拿出了给她带的各种礼物。

各种果脯和鲜花饼、蛋糕和小饼干、茶叶、画册、诗集、食谱。高大的菲林变魔术一般地掏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小姑娘看得眼睛都直了，眼睁睁看着夏栎从包里最后掏出了一包气球。

今天是小苏茜的生日，让大家一起来为你庆祝吧。你很久没回家了吧？那就把我和这里的熟客们当作家人，热热闹闹地过个生日。

那天的小店里，有闪烁着的彩灯、拼写了她名字的气球、蛋糕的香气、大家祝福的生日歌，还有一个面对着亮闪闪的蜡烛火焰眼泪汪汪的菲林小姑娘。

“小苏茜！生日快乐！”

店里传来乱糟糟的祝贺声和鼓掌声，所有人的目光都停留在双手合十的她身上，每个人的眼中都是温柔的笑容。

她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安心地闭上了眼睛，许下心愿。

希望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希望妈妈不用再那么辛苦，希望夏栎小姐的小店能好好地运营下去……希望，希望自己能多活一些日子，能赚一些钱。

她想开一家理发店。这样的一点心愿对一个贫穷的女孩而言太过奢侈，那时她



仍然不敢去将它放在自己的心愿列表里。

但至少她的愿望里又有了自己的影子，未来再不是一团迷雾，希望的光透过阴云照了进来，指引着她再度露出笑容。

再之后，就是五年的辛勤工作。她一点一点地攒齐了那笔钱，向着那个自己甚至不敢许下的愿望奔跑着。

6

给来到理发店的煌小姐剪发时，对方热情地和她攀谈起来。

“剪短一些就好啦！不用怕电到我！”

她应了一声，第一次伸出手去的时候还是会有点畏手畏脚。还好这次静电并不严重，控制得还算不错——大概也算学习的成果吧。

“唔，什么嘛，我还以为会电得再厉害点，他们就是在吓唬我。”同样来自维多利亚的菲林嘟囔了一声，被澄闪听得一清二楚。

“我在努力不会电到大家啦。”小姑娘笑起来，手上的动作轻快又麻利，声音中都带着幸福，“除了医疗部的干员们来检查的时候……”

她的声音又小了下去。

“那不就挺好的嘛！啊对，之前夏栌给我带了点点心，聊天的时候她说你的生日快到了，祝你生日快乐！”

“诶？诶！谢谢！”

原来大家都知道了吗？她有些惊讶。

“有什么安排吗？罗德岛在过生日当天可是对干员很好的。”煌在镜子里对她咧开嘴笑起来，“吃的喝的，都很乐意满足你，尽管跟他们说。想办生日会什么的，也肯定有一大群喜欢凑热闹的人来帮你。”

“嗯……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吧。我到时候到食堂点一个小蛋糕就好了。生

日会什么的……太麻烦大家啦，我就不用了。”

能来到罗德岛，她真的很感激。比起过去的日子，她仿佛进入了天堂——真实存在的地上天堂。吃穿不愁，训练场上有教官辅助她练习源石技艺，课堂上的老师帮她学习知识，薪酬足够她补贴家用，她甚至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开一家美发店。

她自知自己已经比太多太多感染者和贫穷的人要幸运了，因此充满感激。虽然她还贪恋平凡而安定的日子，不愿意参加罗德岛的前线作战，但她真心喜欢这个给予她容身之所的组织——不，这个家。

距离卡拉顿的那场火灾已经过去了很久，久到回忆时只觉得恍若隔世，那些负面情绪的碎片只在午夜梦回时让她猛然惊醒。她不会忘记，自己是受到了太多帮助才来到了这里：夏栌姐，苦根先生，雷德先生，夜烟小姐，格拉尼小姐，蒙贝兰小姐……每一个人都向自己伸出了援手，把她拉离了那场噩梦。

事后再去了解情况时，才得知命运为她们编织了一出怎样的戏剧。缺少了他们的任何一个，自己都不可能走到这里。

已经很幸福了。生日于她而言，也不过是美好的生活中的某一日，不再特殊。

她放开手，让煌的发丝垂落下来，笑得相当可爱，大眼睛眨了眨。

“煌小姐，这样可以吗？”

7

被忽然跑来的天火小姐叫去食堂的时候，她其实是有点晕的。

这位蒙贝兰家的小姐抱着手臂，压抑着脸上的笑意，努力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来跟我去一趟食堂吧，澄闪干员。”

“呃……啊，等一下！”

她拿起一个包跟上天火小姐的步伐，走廊很安静，小姑娘心里却打起了鼓，有些疑惑自己会面对什么。

舱门检测到了她们的靠近，自动打开，映入眼帘的首先是站在门口的夏栌小姐，然后是许许多多熟悉的人。被太多的信息淹没了，她瞪大了眼睛，热闹的喊声已经传进了耳朵。

“生日快乐！小苏茜！”

“生日快乐哦，小猫猫~”

“嘿！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澄闪干员！”

“澄闪小姐，生日快乐。”

大家的声音七嘴八舌地传过来，明明混成一团，她却居然能清晰地辨认出每个人的声音。在卡拉顿和本舰结识的罗德岛干员们、平日熟悉的后勤干员、老师、同学和教官们，连平日送餐的小机器人都在。食堂的几张餐桌被拼在了一起，上面摆了鲜花、蛋糕和蜡烛。夏栌姐一定有用心布置，细密的绿叶映衬着各色花朵，美得让人赏心悦目。

食堂的一些后勤人员看到这一幕，也跟着一起鼓掌起哄，连正在吃饭的一些素不相识的干员都为她欢呼起来，祝她生日快乐。

生日是被祝福的一天，祝你快乐！他们望着她说，那样的目光让她幸福到有些眩晕。

“可爱的小猫猫，恭喜你长大了一岁哦~”夜烟小姐的声音清晰可闻。

“还好这几天我都还在本舰上，新的一年……嗯，祝你的理发店越开越好吧！”这是格拉尼小姐的声音。

“那我就祝你身体健康吧！新的一年，可要继续积极配合我们医疗部哦！”

“在食堂多吃一点，不要太辛苦啦，

想吃什么都可以说，我们给你做！”

“希望你新的一岁在训练场上也能表现得很好！”

“祝你学业有成！老师教的全都会！”

“祝你……祝你多赚钱，财源广进！”

大家忙着对她说祝福语，闹成一片，每个声音都那么真挚。

“啊，我……”她被汹涌的情感占据，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一句话，眼里一时泪光闪闪。

夏栌姐笑着把她一把搂在了怀里，揉起她的脑袋。

“大家都爱你，亲爱的小苏茜。”

这位照顾了她太多的菲林姐姐在她耳边温柔地说着。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都谢谢大家的照顾！

她哭着对大家说着感激的话，努力用衣袖擦着眼泪，获得了大家善意的笑声和安慰的声音。

一时的失态没有什么，因为再过一会儿，她就会在生日歌中吹灭蜡烛，许下新的愿望——关于她的家人、她的朋友们、她自己，以及这艘名为罗德岛的舰船，关于许许多多的感染者。她会勇敢地一口气吹熄所有的蜡烛，然后和朋友们分掉这个漂亮的蛋糕，在鲜花的香气中享用一顿最愉快的午餐，路过的干员们都能从这场生日会里获得一点快乐。

在罗德岛的第一个生日，她和自己的朋友们一起度过。这样的生日还会有很多个，每个都坚定地告诉她，她被爱着，她是幸福的。而她，苏茜，罗德岛的澄闪干员，也会带着这份爱意昂起头来，目光明亮地露出微笑，迎接明日的阳光。

舰船外的雪又下着。她恍惚间想着，自己真的成长了。

（本文来自 NGA）■



她印象中的艾雅法拉

© 仙贝

她应该属于青绿辽阔的草原，应该在温暖的春天里。

维多利亚富家出身的慕斯并不喜欢贵族间的宴会。比起哥哥姐姐们的游刃有余，她更喜欢呆在角落里品尝那些精美的小糕点。得了矿石病后，她连外人都少见。

可是在罗德岛的读书会是不同的：没有客套应酬，只有知心好友们聚在一起，分享一个愉悦的下午。所以每当慕斯病情未发作，左手正常时，她会烘焙蛋糕，做好茶点，开心地邀请朋友们。

但并不是所有时候都凑巧。普罗旺斯与杰西卡正外出任务，艾雅法拉刚刚从地形勘测中回来——她可以看出她脸上的疲惫。慕斯表达了自己的关心，有些遗憾，又有些对做好的糕点束手无措。

不过，艾雅法拉还是来参加了这次只有她们二人的读书会。吃慕斯做的蛋糕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她这样笑着说。

两人都不是健谈的性格，也无需多余的寒暄。和好友在同一个空间分享着静谧，这一认识就足以让人愉悦。

安静的房间里，只有二人轻轻翻书的声音。“猫猫”优雅地躺在书柜上，尾巴一摇一摇拨动着暖阳，睥睨骄矜地看着迟

Artist
LOFTER@福祿壽喜吉祥茶

责编
黑子

钝的小黑羊们把一本本书籍运到艾雅法拉身边，又温顺地依偎着她。

温暖的午后被拉得绵长。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太阳渐渐下山，房间变得昏暗，慕斯起身想要开灯，却发现艾雅法拉已经睡着了。她蜷缩在椅子上，小黑羊亲昵地围在她的身边，其中一只恰好给她当了蓬松、软绵绵的枕头。

小羊们沉沉睡去。

初秋的天气并不算寒冷，火系术师的体温也高于常人，慕斯还是轻轻给她盖上了一层薄毯。

她看着艾雅法拉的睡颜，莞尔地笑了。

与自己仅在战场上辅助作战不同，艾雅法拉身为学者和中坚术师，比她辛苦很多。

慕斯听说过好友的过往，只觉得她一直被催促着成长。可她还尚且年幼，身体状况又如此糟糕——或许正因为时间紧迫，而真相依然很远，所以她才更加迫切地抓紧每一次机会。

可现在，她全然放松下来。白净的小脸随呼吸轻轻起伏，再不见疲惫。在睡梦

中，艾雅法拉终于显露出这个年纪该有的稚气。

慕斯看过好友谈及学术研究时一丝不苟的模样，看过她品尝蛋糕时绽放的含蓄内敛的微笑，可没有任何表情像现在这样让慕斯感到欣慰与安宁。

慕斯看着被小黑羊们簇拥着的艾雅法

拉，蓦然觉得：她不应在这岛舰上。

她应该属于青绿辽阔的草原，应该在温暖的春天里。

(本文来自 LOFTER)



夜空中的圣诞礼物

◎ 阿爆

Artist
LOFTER@飞天小菜

责编
瑶濯

然而今天，博士第一次品尝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味道。

博士这几天有个心事。

“嗯？博士，怎么啦？”看见博士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博士的小助理也没多想就发出了疑问。

“……没事。”他轻描淡写地回应，脸上还挂着一丝浅浅的微笑。

“唔……”

什么没事，博士肯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安洁莉娜如是想到。可看着他煞有介事的表情，安洁莉娜也不忍心追问下去。

“哎。”她也知道自己的好运可能会因此偷偷溜走，但她还是在一遍一遍地叹气——

因为她自己也在为心事所扰啊。

1

“安洁啊，你觉得咱俩上午看的那些衣服，谁家——”

“……”

“安洁？”

“……”

“安洁莉娜！”

“啊！”发呆的沃尔珀终于回过神来。“可颂，你刚才说什么”“……没什么”。倒是你，这是这顿饭里第三次发呆了吧？”

“……”

难得能找到这么一个闲下来的日子，安洁莉娜和可颂久违的决定出来逛逛街，给可颂的摊上也再置办几个小物件。一个上午过去，虽然两位少女并没有买什么东西，但她们已经物色了好几家心仪的小门店，也算不得是两手空空。只是，逛街的时候也好，挑选商品的时候也好，可颂发现安洁只要一闲下来就在发呆，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之后，她们就近找了一家装修还不错的小饭馆就餐。不得不说，可颂这丫头平时总是节省的不得了，但一涉及到吃这个领域，花起钱来可是绝不手软。她们俩一起出来吃饭时，安洁莉娜基本每次都会暗自思忖——她自己可从来舍不得点这么贵的菜呀。

在等菜上来的过程中，安洁莉娜总是望着窗外，那种若有所思的表情也回到了她的脸上。可颂有好几次想和她说说话，却每次都被她身上的忧郁堵了回去。于是，

这位可怜的丰蹄少女只能等眼前的这位同伴看起来没那么忧郁的时候，找准机会和她唠两句嗑。说实话，这真的很影响心情，更何况可颂还等着安洁莉娜给她挑些衣服呢。若是两人交情一般，今天的这顿饭定会闹得很不愉快。只不过比起不愉快，她现在更关心自己眼前的好朋友。

“想什么呢？”

“哎——”可颂等了好一阵子，但等到的回答却只是一声叹气。心想着也不好再继续问下去，这位丰蹄族的少女将头转向一边，拄着下巴怔怔地望向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以及五花八门的店铺招牌。沉默的气氛杵在两人之间的餐桌上，饭店里七嘴八舌的交谈声于这片宁静显得格外不搭。

“我说，安洁啊。”良久，她在这片沉默中开了口。

“嗯？”

“你怎么还没和博士告白？”

“什——”小狐狸的脸唰地一下就红到了耳根。“可颂，你，你怎么知道的……”

“我猜的，嘿嘿。”可颂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坏笑。

“真是的，猜这么准……”

“嗨呀，我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了。”看着安洁莉娜害羞的表情，她不禁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再说了，看你这愁眉苦脸的样子也不好受，逗你玩一下。”

“什么嘛！别，别拿人家取笑呀……”话虽这么说，安洁莉娜的语气中却并没有责怪意味。

“哈哈，没有没有，我哪有那意思。”可颂又一次望向窗外。“所以，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告白啊？”

“不知道……”

“那圣诞礼物买了没？”

“没有……”安洁莉娜的语气愈发微弱，像是正在被家长训话自知理亏的孩子一样。

“还没买啊？这都不剩几天了。”“可我不知道买什么呀……”“普通一些的就ok了吧？”

“……”

“怎么又哑火了？”可颂轻轻点了一下安洁莉娜的眉心。“自信一点。”“那也不能随便买呀！”“哎呦——咱们的安洁可是博士的小心肝，你送啥他能不高兴？”

“瞎，瞎说什么呢……”听了这话，她刚没冷静多久的小脸瞬间又红了上去。

“诶，我可没瞎说。你问问身边大伙，谁不是这么认为的？”

“呜……”

“哈哈哈，好了好了，不逗你了。”

“真是的！就知道拿我寻开心……”

“没，我还是很希望你们两个能成的。”可颂夹起盘子里的一颗鸡肉块，放在了安洁莉娜的盘子里。“吃完出去走走吧。还有几天，好好选选，总能选出来的。”

“……嗯。”

“好，那你觉得咱俩上午看的那些衣服……”

2

怎么样？”博士站在梯子上，一边拿着手中的缎带，一边向自己脚下的凯尔希问话。

“往左挪。”

“好。”

“哎，右边再抬一下。”

“这回行了吗？”

“行，下来吧。”

不等平安夜到来，罗德岛上下就早已溢满节日的气息。五彩的缎带与气球随处

可见，大大小小的圣诞树上也挂满了彩灯与吊坠。年纪尚小的孩子们见状，也不顾这节日还到没到，就早已结伴玩耍了起来。而这次圣诞节中需要大家最重点装饰的地方，也就是这大礼堂了。只不过昨天大家忙前忙后，实在是没能把这地方完全装点起来；不过好在时间充足，所以大家也没有那么忙。这不，正好赶上博士和凯尔希闲下来，于是他们两位就来这里稍微搭一把手。

“凯尔希。”“怎么？”“我记得医疗部今天还有几趟手术。”

“嗯。”

“你不去吗？”“那多亏了某人昨天给我提的建议。”

“没办法啊。”博士将目光投向远处的干员们，忙碌的背影使他倍感欣慰。“你要是再继续糟践自己，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倒在手术室里了。”

“博士，我并不是糟践自己的身体。工作就是工作，医生会因为患者的性命而竭尽全力，古来今往皆如是。”

“但医生也是人，是人就要休息。”博士回望凯尔希的脸庞，他眼神中的坚定使她倏地一惊。“你要是真倒了，罗德岛明天就可以收拾收拾解散了。”

“不至于。”

“怎么不至于。”博士再一次把头转到一边，看向远处的干员们。“记得爱惜自己，哪怕是偶尔也行，好吗？”

“……嗯。”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博士软磨硬泡的缘故，凯尔希最近的话语中少了一些尖锐。但无论如何，这毕竟是个好事，至少博士终于不用整天再看那张面瘫似的脸，和她日常的对话也没那么累了。就今天的这场对话而言，换做一个月前，估计他们二

人还要小吵一架，惹得周围鸡飞狗跳，好不安生。

“博士。”“嗯？”“礼物买了没？”“买了。”“行。”“不是，合着你……你就不好奇我都给谁准备了没？”

“不好奇。罗德岛上上下下数以千计的干员，你不可能准备的面面俱到。你只要给你认为重要的人准备礼物，就已经足够了。”

“那你也不好奇我有没有给你准备？”

“不。”

“嘴这么硬？”

“如果博士你执意这么认为的话，那就是吧。”凯尔希瞥了一眼博士，随后转身就向大门的方向走去。

“哈哈哈，走好不送——”

“哼。”

目送着凯尔希的背影在大门后消失，博士的脸色也不再像先前那般轻松。他知道，这才没过几分钟，凯尔希就又要回去工作了。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肯放过自己的人，这教博士实在是放心不下；但其他人却又不能和凯尔希说这件事，因为只要有人一和凯尔希提及她说身体情况这种事时，那可怜的干员就一定逃不过接下来长篇大论的说教。整个罗德岛只有自己能劝她下来好好休息，这还真是件无可奈何的事情——博士这么想着的同时，他的眉头又皱下几分。不过此刻令他最为头疼的，却不是凯尔希的事情。

“重要的人，吗……”他轻微的呢喃声被人群的嘈杂在一瞬间淹没。

其实博士这次还准备了不少礼物。他给阿米娅和迷迭香一人买了一个好一大的玩偶，因为上次博士带她们去商场的时候，她们俩在柜台前偷偷看了好久，但最后却因为价格太高就不了了之；他也给煌置办了一件开春之后穿的小夹克，他这些换季

的衣服太少了，也该让她学着打扮打扮自己；他还给杜宾买了一双她喜欢的那个运动鞋系列的最新款，等等。总之，他这些精心挑选的礼物，加起来有小几十个；即使是那个成天唠唠叨叨的凯尔希，他也为她准备了一个新的水杯。没办法，她之前那个水杯用得实在是太旧，还是换一个吧。

只是在这一大串名单里，他却惟独没有给其中一个人准备礼物。哎，想到这里，他开始叹气。因为这个人，偏偏是他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个家伙，偏偏是她只要待在自己身旁，就能让自己安心的那个家伙。买，啥，呢？这三个字在博士的脑海中不停浮现，怎么赶都赶不走。

总不能还是唇膏吧。就算她喜欢这个，也不能年年都是这玩意儿吧。那不买这个买啥啊？这一刻，他开始恨自己不是女孩子。要是自己是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子，说不定更能了解她的喜好。不仅如此，他也恨自己怎么一天天的除了工作就是工作，谁给我排的日程啊？哦，凯尔希。怎么又是她？老太婆，我恨死你。可就算他的心理斗争再强烈，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不知道啊。本来自己是为了转换心情才来大礼堂这边帮忙干点活，但最后兜兜转转还是逃不开这个事。眼看着这里没有什么自己能做的事，博士只能愁眉苦脸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啊，博士，您回来啦。”

嗯，我回来了……博士本来是想这么回应的。可看着眼前这位令自己即安心又发愁的小脸蛋，他就连这么一句简单的问候，也无法说出来了。

3

呼啊——”博士放下手中的水性笔，靠在椅子的靠背上伸了个大懒腰。数十张

草纸在他面前叠成一摞，密密麻麻的数字与符号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不过他本人很清楚自己在写什么就是了。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转眼间距离圣诞节只有三天了，可博士还是不知道自己应该送她一份什么样的礼物。他倒是想用日常的工作来麻痹自己不去想这个问题，但大炎有句俗话说得好——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就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啊。总不能今年什么都不送，那太不合适了。博士看着头顶的天花板，静静地思考这些问题。他想到今天的工作还剩些没有完成，不过现在倒是可以让自己休息一阵子。于是他站起身来，为自己泡了一杯速溶咖啡。要是让安洁莉娜看见了，想必她又要责怪我两句吧——这么想着的博士转头望向自己的小助理。

“呼——呼——”

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安洁莉娜睡得正香。她的鼻间散出平稳的呼吸声，那对小耳朵也因她在梦境中遨游而一抖一抖地摇晃。应该是睡熟了吧，博士这么想到。她一大早就出去送信，下午还要去训练室练习源石技艺，等她赶到这边准备整理文件的时候天都快黑了。看她如此疲惫，博士本不想让安洁莉娜来打下手，可怎的也执拗不过她，再者自己这边的计算也遇上了难题，于是他没说两句就草草作罢了。现在想来，刚才真应该多坚持一会儿。抱着这样的想法与些许的内疚，博士从墙边的柜子里拿出了一块毛毯，准备盖在安洁莉娜的身上。

“呼——呼——”

安洁莉娜的呼吸依旧十分平稳，但博士的脸却红的不得了。现在想来，自己很少有机会能够这么近距离接触她，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凑上去，仔细观察安洁莉娜的睡颜。怎么说呢……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吧。闭合的眼睑将那对琥珀色的眸子结结实实地关在里面，平时顺下来的头发也睡得有些杂乱，半开的小嘴也同鼻子一样传出些许微弱的气流。然后他品尝了一下她的呼吸，感觉和平时呼吸的空气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有点热。真是害羞，他这么想着，将自己与她之间的距离拉开到了正常的程度。像是干了坏事却又害怕父母知道的孩子一样，他的眼神飘忽不定，却又总是忍不住朝她的方向瞥上几眼。还好，她没有醒来。

“……怎么跟个小小子似的。”他不禁自嘲一句，随后将剩下的那半毛毯盖上去。

只是在盖好之前，他发现安洁莉娜的手边放着一副手套。他认得，这是她平常干体力活时用的手套。这要是翻个身，手套就掉在地上了，所以他准备把它放在沙发旁边的茶几上。但就在刚拿起来的时候，博士就注意到了这副手套是有多么破旧。这手套整体是用皮革制成，但至于是皮还是革，他也不知道。手心的位置打了两块补丁，虽然乍一看还挺合适，但修补过的痕迹却也明显。不仅如此，就连这两块补丁都出现了些许的裂纹，似乎能从这缝隙中看到手套里白色的海绵。看着这幅手套，博士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她知道安洁莉娜的工资是多少，也还算了解她的生活习惯。虽然她的工资并不富裕，但也不至于节省成这个样子。他知道安洁会在自己喜欢的小物件上多花一点钱，而在生活用品上确实是比较节俭，但这……

“哎。”博士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以保证不打扰她的睡眠。如果用一个词语准确形容他的心情，那最合适的词语莫过于心疼二字了。他将手套放在茶几上，心中则是五味杂陈。好几件事情在他脑海里搅成一团，也一时不知道该思考哪个，于是他离开办公室，希望走廊里的冷空气能让他

稍微清醒一些。

不得不说，十二月的气候还是厉害，博士不得不将自己的衣领架起来，多少抵御一下空气中的寒意。至于博士的脑海，也在一瞬间就清醒了过来。不过比起清醒，似乎清洗这个词汇应该更加合适。一股寒流将脑海中的乱麻吹到天边，也将他的思考夷为平地，使他的大脑不由自主地放空起来。但总有些东西是吹不走的，比如现在，一个小小的想法在这片平地上悄悄破土而出。

他笑了。因为他这几天的苦思冥想终于有了答案，只是这份答案却不是通过思考得出来的。所以他又笑了，笑自己的笨拙。

4

白天的时候，安洁莉娜向博士递出一份邀请。邀请的内容很简单：晚上五点之后一起出去走走，散散步。

若是平时，博士可能还不会反应那么大，但今天晚上是平安夜啊。所以这办公室里即使只有他一个人，他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期待。欢欣雀跃，这就是博士现在的状态。工作时心不在焉，一有空闲就会想象二人独处的场景，甚至会向自己发出“这是不是约会”的疑问，全然没有一个成年人的稳重，也和他平时给人的印象大相径庭。不过话又说回来，谁说成年人就一定要稳重了？

好想见她，这就是博士现在心里最强烈的想法。感觉就算罗德岛明天爆炸都无所谓了，自己现在只想见她。他望向墙上的时钟，时针却指在2的位置。该死，你就不能多转三圈？再多转三圈，我就能直接开溜。于是在这三圈的时间里，博士可谓极尽所能消磨时间，却又感觉时间流

逝极为漫长，教他实在难以忍受。要是安洁莉娜能早点来的话该多好啊——心急的他不免萌生出这样的想法。但他随即又想到，女孩子打扮是不是会很花时间啊？穿衣打扮化妆什么的……

他摇摇头，否定了自己的想法。这应该就是一次简单的散步，没必要搞得这么正式吧？博士这么想到。可他心底还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自己是希望安洁莉娜能很重视这次与自己的散步的。哎，人真是矛盾的生物。博士这么给自己下了一个定义，可随后又陷入了他所说的矛盾中去。

时间来到了四点半，博士在自己的房间内一圈一圈地踱步。而他不知道的是，离自己只有一墙之隔的门外，正上演着一度一度的悄悄话。

“安洁，都走到这了，上吧上吧。”

“呜，不行……”

“哎呀，就差最后一步了，总不能前功尽弃吧。”

“不行，太不好意思了，还是等下……”

“不是你说要提前给博士一个惊喜的吗？”

“呜，呜……”

“哎，每次都是这样，真教人放心不下啊。”可颂握住安洁莉娜的双手，平静地向她说道。“来，吸气——”

“嘶——”

“呼气——”

“呼——”

“吸气——”

“怎么样？是不是没有那么紧张了？”

“……是。”

“那就好，你要对自己有自信啊。”可颂拍了拍安洁莉娜的肩膀。“咱家安洁可不比别的女孩子差！”“真是的，净瞎说。”“哪有。”可说到这里，可颂的表情

却变得正经起来。“但是在这之后，我就帮不到你什么了。说点啥呢？呃……不知道。反正加油吧！”

“嗯。”“那我……走了啊。”

“……嗯。”

于是可颂就这么头也不回地走了。谁知道她为什么离开的这么干脆呢？或许是不想打扰两人的恋情吧。而看着可颂的背影，安洁莉娜接受着来自挚友关心，同时也在心底默默下定了决心。所以没过多久，她就鼓起勇气，推开了自己再熟悉不过的那扇办公室的门——

“那个，博士——”

晚上八点，罗德岛大礼堂。

经过了数天的装点，这里已经完全被装点成了一个聚会的场所。四周墙壁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彩缎与彩灯，几扇大窗户上也是贴满了雪花形状的贴纸。礼堂的正中央摆着一颗巨大的圣诞树，上面挂满了小夜光灯，铃铛，还有许多礼物盒形状的挂坠。至于说这圣诞树顶端的大星星，还是煌爬梯子上去想办法固定住的。孩子们带着各种各样的圣诞面具，贴上圣诞老人白花花的假胡子，拿着礼物和玩具在一起闹地不亦乐乎。而干员们以及到场的孩子家长们，也借着这个机会互相认识认识，聊些家常。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糕点与糖果，还有许多供大家享用的饮品。只是这里没有主食，因为像烤火鸡那样的食物，放在桌子上没人吃，一会儿就凉了。若要品尝那样的美食，还是要到食堂才行。至于说大礼堂，基本上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聚会的场所。当然，阿米娅也在这里。她毕竟也是个孩子，虽然在一众孩童里较为年长，但依然童心未泯呀。

“啊，凯尔希医生！工作辛苦啦！”看到熟悉的身影，阿米娅立刻小跑地上前迎接。

“嗯。阿米娅，玩的还开心吗？”

“还可以，还可以。”当然，她并非玩的不尽兴。只是在这个年纪，阿米娅已经有了在成人面前要收敛一些的自觉。“凯尔希医生，今天没有工作了吗？”

“还有，现在只是来散散步。”

“啊，哦……”阿米娅的表情立刻浮现出担心的模样。“那个，博士也有工作吗？”

“他今天没有。倒不如说，应该是全翘了。”

“诶，诶？！那博士现在在哪里呀？”

“反正不在罗德岛。”

“那，那博士今年不和大家一起过圣诞节了吗？多寂寞呀……”

“没事。”凯尔希轻轻抚摸着阿米娅的头。“他现在可一点也不寂寞。”

“是吗？”

“嗯。并不是每一次节日，大家都需要在一起度过。”透过贴纸间的缝隙，凯尔希望向窗外。她望见一轮明月当空，四周繁星点缀，大地白雪皑皑。

“博士他，也到了这个年纪了。”

5

今天夜里的这条步行街可谓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路边的树上挂满了装饰，霓虹灯的颜色把整条街照得比白天还亮。街上的行人络绎不绝，一眼望去甚至看不到尽头。街道两侧到处都是几层高的小楼，偶尔还有两三幢规模不菲的大厦；店家们的牌匾们几乎占领了所有门市房的位置，大喇叭里循环的音乐与吆喝声一刻不停地寻找着他们的“猎物”。

热闹归热闹，但十二月毕竟是寒冬时节。大家身上都裹着厚厚的衣服，难以把自己打扮得像是夏日那样华丽。即使是装

饰用的蕾丝手套，在这个季节里也要通通换成不那么好看的厚手套，否则出门在外就别想把手从衣服兜里拿出来咯。

用过晚餐后，博士和安洁莉娜在大街上并肩而行。虽说博士还是平常那一套休闲装，可安洁莉娜倒是不太一样。一身杏色的毛呢连衣裙搭到膝盖处，那对狐狸耳朵在针织的帽子里藏得严严实实的，腿上穿着一层保暖用的打底袜，鞋子也是换成和平时运动鞋风格完全不同的小皮鞋，背上背着一个装法杖的长条包裹。这身打扮倒是让博士吃了一惊，因为安洁今天的风格与平日里大相径庭。现在的她看上去，虽是还藏不住平日里的活泼与稚嫩，但却又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成熟。说得通俗一些，应该就是大孩子与小孩子之间的区别。那句诗怎么念来着？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或许那个刚来罗德岛时还带着些许生涩的安洁莉娜，现在真的变成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姑娘了，博士这么想到。

“博士——”安洁莉娜故意拉长音说道。

“嗯？”

“想什么呢？”

“……没什么。”博士把这个问题敷衍了过去。因为想你的事情想到入迷这种话，他无论如何也不好意思说出来呀。

之后，他们俩逛了逛附近卖甜点和饮品的小店。令博士比较惊奇的是，即使是十二月这样的天气里，竟然也会有卖冰激凌的地方。但安洁莉娜似乎并不为此感到惊讶，甚至还想买一个来吃，不过最后还是被博士劝住了。可他又怕坏了安洁莉娜的好心情，所以就给她买了一块巧克力慕斯。宽阔的商业街旁边分出了好

多条小道，而他们去的这家蛋糕店就坐落这些其中一条小道的角落里。只是位置虽然相对偏僻一些，但在圣诞节这种特殊的日子，就连这种小店也是座无虚席。放眼望去，有肩并着肩腻在一起的情侣，也有对坐两侧亲密交谈的恋人。

“那个，博士！我，我来喂你吧……”看到其他情侣做出那种亲昵的行为，安洁莉娜也是难以按捺自己心中的悸动。

“……这是给你买的，你自己吃吧。”

“有什么关系嘛！张，张嘴，啊……”

“……啊——呜。”执拗不过安洁，博士还是乖乖地张开了嘴。这块慕斯像布丁一样化开，冰凉的温度结合着巧克力甘甜的口感在口中散开。“怎，怎么样，好吃嘛……”

“嗯，嗯……”两人都把视线别到一边，微微低下头去，不敢正视对方的眼睛。瞧现在他们俩的模样，活脱脱是两颗泄了气的红皮球。

坐了一会儿，博士和安洁莉娜离开了蛋糕店。然而，还没等博士开口询问安洁莉娜下一个地方去哪里的时候，他的右手就被安洁莉娜紧紧地攥住了。

“安，安洁？”

“博士，来这边。”

被安洁莉娜拉着走了几分钟，博士来到了另外一条偏僻的小道。虽然这里的路灯照常亮着，但是路上的行人却是屈指可数。

“安洁，有什么事吗？”

安洁莉娜也是没有回答博士的问题，而是自顾自地将法杖从包裹中取了出来。

“发，发生什么了？”而她的行为却把博士吓了一跳。是不是有谁在路上跟踪他们，或是要对安洁图谋不轨？博士的脑海中瞬间冒出了这些危险的想法。

啊？”可安洁莉娜却像是个没事人似

的。不过她毕竟是个聪明的孩子，看到博士的反应之后立刻就明白自己的行为似乎过于突然，吓到了博士。于是她连忙解释，自己并没有那样的打算。

“那你这是……”

“嗯……”她顿了一顿。“其实我这几天一直在想，怎样才能让博士过一个难忘的圣诞节。”

“我倒觉得今天已经很难忘了呀。能与安洁一起出来散散步，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很满足的事情了。”

“是，是嘛……”被毫无征兆地夸上一句，那害羞的表情立刻又回到了她的脸上。“但，但我觉得还不够。”

“那，安洁你有什么打算吗？”博士指了指她的法杖。“你想用这个做些什么？”

“嗯。”

她小手一挥，那法杖就横在半空中。博士一看就能看出来，这是她日夜勤加苦练的结果。安洁莉娜握住自己法杖上红色的把手，侧身一跨坐了上去。

“嘿……”看到安洁莉娜这副模样，博士的表变得颇有趣味。“就像是童话故事中骑着扫把的魔女一样。”

“但是衣服还是有很大区别吧？”

“哈哈，就算是这种节日，穿着奇装异服上街也不太合适吧？又不是万圣节。”博士笑了笑。“所以，你准备去哪？”

“先不说这个。”安洁莉娜用左手拍了拍法杖的后半截。“博士，坐上来吧。‘啊？’‘我吗？’‘是呀。’‘那，这……怎么坐啊？’”

“就像坐在自行车后座上那样就可以啦。这法杖也不短，两个人挤一挤还是能坐上去的。”

“好……”

怀着些许的期待与忐忑，博士双手环抱住安洁莉娜的腰，坐在了法杖上。

“呀!”当博士抱住安洁莉娜的时候,她的惊叫十分可人。“博士,怎么这么突然……”

“那我不抱住你,等下飞的时候我不就掉下去了么?”“是,是哦……”

在这片狭小的空间里,博士和安洁无法转身确认对方的表情。但他们知道的是,自己现在脸上的表情,一定是羞得要死的模样吧。

“那,那个,博士,要起飞了——”

“嗯……嗯。”

“真的要飞了哦?”

“好。”话音刚落,四周的气流开始流动。

6

“博士,感觉怎么样?”

“这可把我问住了。我想想,该用什么词去形容呢?”博士想了一想,说道。“奇妙。对,就用奇妙这个词吧。”

“怎么个奇妙?”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轻飘飘的。这也多亏了安洁的源石技艺,我才能像这样在空中遨游吧。”

“嘿嘿,我擅长的就是这个嘛。”即使看不到安洁莉娜的表情,博士也能从她的语气中读出一丝喜悦。“但是但是,我更想听博士对于其他东西的感想。”

“什么其他东西?”

“比如说景色?和平时看到的有什么不同吗?”

“景色……吗。”

从天上看到的景色,和地面上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以前出任务的时候,博士曾不止一次地把指挥部设在山谷上的制高点,这样也方便观察下方的动态,也没那么容易受到敌军的打击。不过那种情况下看到的景色,比起向下看,更多的是向远

看,用“瞭望”二字形容或许更为合适。但今天他所看到的景色,应该用“俯瞰”这个词来描述。就像是二十多层的高楼往下看一样,这条商业街的点点滴滴尽收眼底。本来是宽阔的街道,此刻也变得愈发纤长;隐隐约约还能看到街道两侧种植的树木,以及街上缓缓涌动的人潮,就连那平常看起来高不可攀的屋顶,此刻也只是在自己的身边相继作伴。博士不禁暗自感叹,城市的夜景竟然还能营造出这样的奇观。于是,他把自己这些心中所想都一五一十地讲给安洁莉娜听。

“哈哈,很不可思议吧?”

“嗯。如果没有安洁莉娜的话,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体会这样奇妙的景色吧。”可令博士没想到的是,刚说完这句话,他们两人的飞行轨迹突然出现了剧烈的晃动。

“安洁,出什么事了?”

“没,没什么!”好在这晃动只持续一两秒后便恢复了平静。“没什么……”

这之后,安洁莉娜就不说话了。她带着博士飞了几分钟,随后找了个屋顶落脚。而博士见状不禁心想,自己是不是哪句话不太合适?于是趁这个机会,博士想要好好地安洁莉娜道歉。

“那,那个,博士!”但还没来得及道歉,他的想法就被安洁莉娜打断了。他有些惊讶,因为安洁莉娜叫自己的时候真的很大声。

“啊?怎,怎么了?”看到她这紧张的模样,博士的心情也不自主变得紧张,说出的话也开始结巴起来。

“……给。”

安洁莉娜从自己装法杖的包裹里拿出了另一个小包裹。里面装的是一条围巾,深灰色的围巾。

“这是……送给我的?”看到这份礼物,

博士笑了。他想起自己前几天出去冷静的时候,冷空气使他不得不抬起衣领的那个晚上。接着,他又想起更久远的,许许多多像这样的晚上。有时他会想,如果这时候有一条围巾该多好啊。可他终究没有这样的习惯,所以每次也就是有个念头而已。他真的没想到,安洁莉娜竟然会观察自己观察到这个份上,因为就连博士自己,都未曾注意过这一点。她还特意挑了这种

相对成熟一些的颜色,与自己平常穿的大衣都很搭。他真的很高兴,这种喜悦是发自内心的,出于人类最原始的情感,是再怎么掩饰也掩饰不住的感情。

“嗯,因为博士一直也没为自己买一条围巾,所以我就买了一条……但是因为时间真的很仓促,没有给博士挑一个好看点的包装盒……实,实在是——”

只是,还没等“对不起”这三个字从



安洁莉娜嘴里蹦出来，她便发觉自己已经被博士紧紧地抱在怀里。

“博，博士？”

“傻丫头，说什么呢。我在乎过这种小事吗？”

“可是，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你能关心我到这个份上，我很高兴。”

“真，真的吗……”

“这还能有假？”说罢，博士慢慢放开了安洁莉娜。“来，你看看，我也给你买了点东西。”

与安洁莉娜不同，博士从手里的袋子中拿出一个紫色的礼物盒，盒子上绑着两圈深红色缎带，在正上方系成一颗蝴蝶结。

“打开看看吧。”

“嗯，好……”安洁莉娜接过礼物盒，解开盒子上绑着的缎带，取出了她的圣诞礼物。“啊，这是……”

盒子里是一副全新的手套，和她平常戴的手套是同一个款式，尺寸也是一样。除此以外，也没什么特别的了。

“我也不太懂挑礼物，所以就买了这么个东西。”博士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看起来是有些不好意思。“你那手套都用到这份上了，换个新的吧。”

“……”

“还喜欢吗？”

安洁莉娜并没有回答博士的问题，她什么也没多说。只是博士看到，她默默地将自己带着的手套拿出来放在包里，换上了博士送的新手套。

“没必要就现在换吧？”他尴尬地笑着说道。“这毕竟是运动手套，和你现在这一身衣服也不搭呀。”可安洁莉娜却摇了摇头。“没有这回事，博士。您送给我的东西，就是最好的。”她右手握住法杖，

左手则是牵起博士的右手。“走吧，博士，我们再飞一圈。”

和刚才一样，安洁莉娜和博士一前一后地坐在法杖上飞行。但与刚才不同的是，他们这次不再是像骑自行车那样坐着，而是像坐在长椅上一般，侧过身地坐在法杖上，任凭它自己慢悠悠地往前飞。至于说那条灰色的围巾，则是应博士的要求，搭在了两个人的肩膀上。

“博士。”

“嗯？”

“我……我一直在观看这样的景色，您知道吧？”

“知道，毕竟你是个信使嘛。”

“是。我就是在这种常人看起来会很惊讶的景色里度过每一天的生活。”说到这里，她却沉默了几秒钟。“博士，您好奇……我是怎么想的吗？”

“怎么？”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色，是在几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刚感染矿石病没多久，就被我们那边的城管赶出去了嘛。当时我一个人在城外流浪，失魂落魄的。正好有一个信使说是有一封信交到我手里，然后她当时看我可怜，就带我体验了一次这样的景色。”

“是什么感觉？”

“远处移动城市的街道上，灯光缀连成线，高楼的影子融入夜色。之前当我匆匆忙忙沿着墙根走过街道的时候，那些建筑彰显着它们冰冷的威压，但此刻它们看起来渺小、遥远又无辜。”

“这话我是不是在哪听过？”“以前我和你讲过好多次呢！但博士总是听不进去。”她把目光从博士的身上移开，投向远处屋顶上的天线。“那今天，多少能理解一些了吗？”

“嗯……能。”

“其实直到现在，这种感觉依旧在我的身上挥之不去。即使现在的我已经比那个时候的我成长了很多，但这些高楼依旧使我感到冰冷……和孤独。”她回过头来，对着博士微笑地说道。“不过，也不能这么说，至少来到罗德岛之后，或者说是成为了博士的助理之后，这样的感觉在逐渐减少吧。”

“哈哈，是吗？”

“嗯。因为当我送信的时候，我知道有人在挂念着我。我是安心院安洁莉娜，可同时也是大家的信使。罗德岛的大家在挂念我，远方的收信人也在挂念着我，还有……”说到这里，安洁莉娜的脸红得像是几个小时前的晚霞。而看到安洁莉娜害羞成这样，博士自己的表情也不禁羞涩起来。

“是吧，嘿嘿。”确认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安洁莉娜再一次眺向远方，但这次她却没再说话；而博士也不好接过话茬，于是两人就这么肩并肩地飘在天上。

“呐，博士。博士是……怎么看我的呢？”

“我……我吗？”

“不，不用了，还是别说了……”可还没等博士想好第一句台词，安洁莉娜又把话收了回去。“我，我还是换个说法吧……”

“……”

“博士，今天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出来散步，对吧？”

“嗯。”

“那以后像这样，我还约博士出来的时候，博士还会答应我吗？”

“嗯。”

“那……以后在我一个人的时候，博士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吗？”

“嗯。”

“谢谢……谢谢博士。”

“不用谢。因为我也是一样，安洁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很开心。”“是，是嘛……那博士，转，转到这边。”

博士把头转了过来，正对着安洁莉娜红扑扑的小脸蛋儿。他还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观察安洁莉娜的脸，比那天晚上偷偷看的场合还要进。他看到她那对清澈的眸子，呼出的空气在零下十几度的冰天雪地里冻出的白雾，以及睫毛上挂着的那一层霜。他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他的心跳跳的很快，比以往任何与她同处一室的时候都要快。或许，博士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又或许，他在期待着接下来发生些什么。

其实，他去年送给安洁莉娜的圣诞礼物是一款唇膏。酸橙味的唇膏，安洁莉娜喜欢这个，博士知道。只不过那毕竟是女用的唇膏，他也没什么机会，更不可能去偷偷尝一下是什么味道，那也太不检点了，博士这么想到。可他始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能让自己的小助理对它如此爱不释手？每每想到这里，博士总会以叹气作罢，因为他觉得这个想法有些幼稚，而且自己……可能一生都无缘这份答案。

“啾。”

然而今天，他第一次品尝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味道。

（本文来自 NGA）



一百年后，与凯尔希的第三场约会

◎ 盐酸盐酸盐

Artist
黑翅膀DW-X

责编
广英和荣耀

在世界尽头的猫猫雨下，我和她许下了长达百年的约定。

我亲爱的，你是否记得那个美好的夏日清晨

我们一起看见的东西

在小径拐弯处，一具溃烂尸体

横卧碎尸满布的路上

[法]波德莱尔《恶之花》改

重逢

与凯尔希的相见是一件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

此时，我已经不再是博士，甚至连是否仍有资格被称作学者都还未可知。我所仰仗的旧时代的知识已经朽腐，它曾为我赢来过无限的荣光，而今的归宿却是和承载其的大脑的僵尸一起被扫入标签贴着无用落后的垃圾桶。

平心而论，那些小家伙们做得不坏，他们在新世纪出生，至今最大的一批也还不到百岁，换成我当这个年纪，做得也未必比他们好——事实上，或许要糟的多。你知道的，我们以前犯下过不少错误，把

整个世界搅得一团糟，不过幸运的是，至少最后的几件不能算在错误的行列——比如将世界转手交给谁知道可不可靠的下一代们。

我从退休到现在，正好七十年，可以很骄傲地说，除了刚开始的七八个季节，此后再没有掌握过权力。孩子们的进步比我预想得快得多，他们一开始得意忘形、笨手笨脚，不久就完全适应了这种生活，逐渐变得沉稳而内敛，看起来就和我们那个时代最为贤明的君主差不多，当然，内里完全不同。

因此，托他们的福，我也能很快安心来享受自己的退休时光。我对自己的时间把控很严格，这是从巴别塔时期就养成的习惯，尽管当时我可支配的自由时间每天不足二十分钟，而现在则是足足有二十四个小时。我恪守作息，每天准时凌晨一点钟睡觉，第二天正午十二点起，大概磨蹭到一两点，去他们为老年人设立的食堂吃些残羹冷炙，整个下午则是愉快的无所事事，有时读书，有时写作，有时下棋。我最早和银老板下，等他老得下不动了，就

和他的儿子下，现在则是他儿子的儿子。恩希欧迪斯死在喀兰山神祭的前一天，我原本以为他能活得更久些，但他说他太累了，而且他讨厌山神，小时候总是担心某一天山神会偷偷把他的妹妹们叼走，与其在被褥上凄惨的挣扎，不如早些离开更显得体面。按照银老板的遗言，我不被允许出席他的葬礼。

在这种健康而且舒适的作息下，我老得很快，皱纹轻而易举地爬满了脸颊，就像渠水流进田地，就像蓬勃生长的树枝，就像街道布满了城市，等注意到的时候，已经久不再带兜帽，坦然露出花白的头发与缺门牙的齿——旧时代的人即使站在我面前也认不出我，说到底，他们本来见我的脸就不多。

那天中午，我和我的老朋友塞雷娅打赌，说我能独自解决两盘二十四寸的比萨饼，她一开始嘲笑我的狂妄，接着却被吓得不轻。我对于她的惊吓感到满足，因为自尊心得到维护，却绝没想到三十年后会由于这两块始终没被完全消化梗在胃里的比萨饼得了一次中风，在床上凄凄惨惨地躺了十个月，全由塞雷娅照料，期间还长了几颗淘气的褥疮。

塞雷娅是我在战争中捡到的孤儿，第一次见面时大概两岁，独自抱膝长久地蹲在一个已经没有活人的村子里，沉默得像个死孩子。我带她上路，洗干净之后发现是个雌性瓦伊凡，她说记不得自己的名字，我就以自己过去所认识的飞龙种中最为坚毅最为强大的一只为她命名。幼儿时她把我当父亲和母亲，稍长一些把我当老师，青年时视我为最大的敌人，到中年则认为我是个不可多得的朋友。等她老得看上去和我差不多，以上这些情感就全都混在一起，如同被雨淋湿褪色的油画，脏兮兮的分不清楚了。

我向塞雷娅炫耀我盘中比萨的残骸，就像举重运动员绷直身体将哑铃举过头顶，直到那包含尊严的三秒钟结束，就将一切自得抛在脑后，只顾着埋头向卫生间冲锋。

抱歉，我不打算描述自己在那里呆了多久又或者经历了什么，毕竟还没老到脸都不要的程度。我仍然打算在这个世界努力活上一阵子，所以得把剩下的面子精打细算，如果丢完得太早，剩下的日子就不太好过。

总之，我能说的就是：当时动静不小，我潇洒地解决完一切，对将来的中风简直一无所知，恰巧与相邻隔间的人同时间出来。她投来异样的眼神。

那是个极年轻的萨卡兹少女，白发，绿色眼睛，面容精致清秀，大概在二十岁左右或者不到一些。我被这家伙看得有些羞赧，又暗自恼怒其不懂礼数，却不料她突然开口，传来百年之前的回音：

“Doctor？”

命运

与凯尔希的相见是一件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惊讶程度不啻于在夜里好好的睡着，却遭到行尸袭击——听说现在的年轻人很爱看这类电影，仅次他们在被窝里偷偷游览的爱情片。

我和凯尔希自罗德岛解散之后就再未见过，也不曾彼此互通信件。因此我对她的了解就只限于她如今的片面陈述。她说自那以后她又死过不少次，过去的记忆七零八落，记得的人寥寥无几。我相信她的说法，证据是她新的身体眼神清澈纯真，而一个博学并且了解世界的人不可能还依旧保有这种眼神。

凯尔希是今天第一次找到这个地方，

她看见贴在电线杆上的小广告，上面写着只要是年纪足够大的人都可以过来白吃白住，心想这倒是个顶好的归宿，不过也得依照这里的伙食水平而定。结果是凯尔希抱着神圣的温驯与对物质生活的不屑一顾包容了养老院的伙食，养老院却不愿意包容凯尔希。

凯尔希自称一万岁，她漫长的见识中包括了百眼千指、腥臭长肢的怪物，维多利亚蒸汽的甲冑，拉特兰城教宗信仰的统骑，成军团的梦魇怯薛马蹄从泰拉的最东边踏到泰拉的最西边，温迪戈——这萨卡兹族群中传奇又最富悲情色彩的一只，他们生来覆着面具，死后也绝不摘下，最后一代的最后一名战士停下其一生的行军。凯尔希自称她的年岁与这片大地的历史一样漫长，漫长到她所经历的雨季加起来足已笼罩一个普通人从出生直至死亡。前台小哥却笃定这脑子有问题的漂亮小姐最多二十岁甚至十九岁，还要求她付午餐钱。

凯尔希勃然大怒，与那个小哥狠狠吵了一架，吵得肚子都痛了，结果运气正好在洗手间遇见了可以证明她不是在吹牛的旧时老友。说这些话时，凯尔希叉着腰，露出一副属于愚蠢少女的盛气凌人的神情。

“你刚刚说的这些事，其实自己都已经忘了吧？”

“诶，你怎么知道？”

我笑笑，不回答。

“总之赶紧去帮我，我的钱在路上就花完了，付不起这顿午饭！”凯尔希急了，上前摇晃我的胳膊。

“停停，姑奶奶，”时间将我的骨骼全部霉成了白色软骨，仅靠一根僵硬的脊柱勉力支撑，她这么一摇之下几乎散了架，“让我们先好好制定一个计划。”

在后来动弹不得的那十个月里，比萨

饼于我肚肠中腐烂，长满有毒的百合与蔷薇，我总是回忆起今天，然后从中不止一次咂摸出某些命运的味道。命运的三位女神巴尔采，她们缣丝纺线又剪断，作品的完成即是一个人的死去，然后成品不论好坏交给织工。对她们来说，应付长生种多半不是什么很令人享受的工作，毕竟应该没什么人愿意去无休无止地纺同一根线，直到其长到几乎一无是处。我与凯尔希命运的粗糙因此便可以解释。

过去我从切尔诺伯格的石棺中苏醒，凯尔希心中满怀怨愤嘴上胡说八道。现在则轮到她记忆不全年纪尚轻，一切交由我来亲手指导。

复数次别离

我们的分别是在上个世纪末。当新的魔王诞生，当矿石病在理论上被证明无解，旧有的所有延缓和治疗的药物都只是可悲的安慰剂，是压榨这些已足够不幸的感染者血汗的毒虫，罗德岛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我们是最迟离开两个人，在我们之前的是华法琳，她有一栋家传的古堡。吸血鬼小姐决定去沉睡，睡过和自己到那时为止的一生同样漫长的时间。或许将来的某个时刻，有个冒冒失失的王子会误入古堡并赠予她清醒；又或许陨石来得更早，砸中她熟睡的房间，华法琳便从此再无法清醒。更早一些的则是夕，这位比起天才更为天才的画家，她将自己锁在罗德岛的最深处，连我和凯尔希都难以寻到。某天，我办公室挂着的水墨画上墨渍全然消失，连角上画家的印都隐去。凯尔希问我为什么要在墙上裱一张白纸。“夕小姐离开了。”我说。“岁兽总是要苏醒的。”她沉默了一下，“年失败了。从令和老鲤一起出发时

我们就该料到。”

“就剩我们两个了，分行李吧。”我对凯尔希说。然后我们就开始清点财产。罗德岛本舰是艘巨大的累赘，后勤人员走光后它就不再能起飞，趴在地上像只断了翅膀的肥天鹅。不过幸运的是，与感情破裂而离婚的夫妻不同，我们至少还能把它卖掉。

罗德岛号由现代人所无法理解的科技所制成，因此无法改造增加武装，在当时战争的阴影之下，没有国家愿意花钱收这么个玩意儿。而对于个人或团体买家来说，这世道到处都是死人和动乱，有的是精巧便宜的东西卖，也实在看不上这傻大个。只有卡西米尔的一家博物馆进行了侮辱性的尝试，报价大约和两张抽水马桶差不多。

最终凯尔希呼唤出 MON3TR，凭借真伤把罗德岛号硬是拆成了废铁。我们一家一家地造访炼钢厂，将我们无机质孩子的残骸论斤出售。罗德岛的归宿是融化在沸腾的铁水里。

我们在途径乌萨斯的冰原时天空下起了黑色的大雪，风刮来铁锈的味道，它掠过空荡荡的平原，然后又回返，盘旋的声音如同尖叫。黑色的积雪中藏着一条同样颜色的极细小的蛇，它弹起来，在凯尔希脚踝上轻轻地啄了一口，溜去了

凯尔希人生的最后时光在一处有壁炉的小木屋度过。那天清晨，窗外的天空压着沉重的雾气，她突然爬起来对我说：“我要死了。”

我没听清凯尔希的话，于是她脱掉衣物，给我展示她所看见的顺着血管而上的漆黑蛇毒。壁炉噼噼啪啪地响，屋内显示出橙黄色，亮如正午。凯尔希身无寸缕，双手抱膝，洁白而裸露的胸乳让我情不自禁联想到日落时谢拉格的雪山。我们曾一起在雪山攀登，她爬得尤其卖力，如同回

光返照。火光暖融融的，凯尔希流了许多汗，白净的肢体上映出漆黑的刺骨冰寒。

我们站在前所未有的顶峰。凯尔希初时咬着嘴唇，后来开始慢慢的吐气，仿佛正呕出灵魂。我们是一张纸被撕成的两片，从雪山顶抛落，随风飘荡，四下一片白雪茫茫。我问她漆黑的毒在哪里，她摇头，于是漫长的余韵中，我的思绪落回没有雪山的大地，而凯尔希永久飘荡在半空——洁白的躯体从此咽下最后一口呼吸。

我总疑心这家伙是想要追随罗德岛而去，于是就在葬礼的地点选择上犯了难。我们兜售废铁的脚步从极南走到极北，小山那么高的废墟最终只剩下指甲盖那么大的一块——这一块被串成了项链，上面刻着 Prts 的字眼，至今仍挂在我的脖子上——Mon3ter 是期间苦劳最深的搬运工。可我总不能将凯尔希也细细地切作臊子吧！

她从来不曾与我共享过死而复生的秘密，就像我也从来不告诉她在噩梦中为之流泪的普瑞塞斯是谁。因此我花了十年时间在这片大地上找寻新生的凯尔希，花了五年痛哭流涕，又花了将近百年来劝说自己她已经不在的事实。最终结果却是她在一张街头小广告的指引下率先找到了我。

培训

我将凯尔希介绍给塞雷娅。“这是我失散多年的妻子，一早就和你提过的，猗猗阿希。”凯尔希白皙的脸上泛起红晕，两只手自然垂下，似乎无处安放，却出奇地没有反驳。

塞雷娅一开始脸色相当警戒，等她带上老花镜看清楚凯尔希的相貌后，就转向我，露出一副看待人渣的表情。她从我眼神中读到，我说的是实话。

“别这样，我们是合法的”我摊摊手，然后搂过凯尔希的肩膀，“早在一百年前就生米煮成熟饭了。”

“混蛋。”塞雷娅气冲冲地起身，一拍桌子，头也不回地走了。我坦然而且欣然地接受了她的辱骂。

凯尔希霸占住我的椅子，我则多走了两步，坐在塞雷娅原先的位置上。

“接下来，我会用半天时间教你怎么表现得像一个老年人，在今晚结束的时候，再一起去见前台小哥，说服他就是我百年前的妻子猗狒阿希。”我向凯尔希交代接下来的作战方针。

“如果失败了呢？”凯尔希坦率地露出不安神色。

“那你就是萨卡兹阿希，要在这里洗上一个月的盘子来还午餐钱。”我轻松道。

简而言之的话，也就是对如今返老还童的凯尔希进行谜语人养成企划。

六道

年轻人总是不免做出些蠢事，当年老之后，这些蠢事也作为人生鸡尾酒的最上层被慢慢啜饮。

我们所做过的最大的蠢事是凭借盲目燃烧的狭隘的激情而草草率率妄图建起巴别塔，排第二的蠢事则是出于这腔激情的黯然熄灭而郑重其事宣布解散罗德岛。

嵯峨率先向我们告别。她只带着一身僧衣、一把薙刀、一张碗，背影单薄而洒脱，就和她来时一样。对小僧来说，罗德岛是她旅程中宝贵的一站，我们是她重要的朋友，但这站毕竟不是终点站，朋友也不是唯一的朋友。当时罗德岛能源还算充足，我们把嵯峨留在东国的某地，她朝我们挥手，虽然有些不舍仍然撑起笑容，想必嵯峨告别她的住持爷爷时也是这副表情。

与战乱一同到来的是饥荒，历史向来如此。等接到信件时，一切已然结束，年迈的僧人将嵯峨背回了她出生的地方。信上说，她轻如一片玫瑰花瓣，或者一阵无声的呼吸。东国旧派的文人大多数都很擅长这种虚幻的修辞。我时常想，被剥下的衣服，被剪下的长发，换来的几个钱足够罗生门废弃城楼里饿红眼的人们吃饱吗？

回想嵯峨的武艺，这封信背后自然少不了谜团与想要大喊大叫的悲伤。它们被埋在舌头下面，等到战争结束，我就不再幻想能够得到解答。

凯尔希深深叹了口气。“现在你愿意和我讲讲特蕾西娅的事了吗？”

大灭绝

凯尔希面色难看。她在老年活动中心与我下棋，连赢八局，然后被我毫不留情斥责了一通。

“记住，你现在是个老人！老人的棋不应该下得这么好！”

“我是老人，又不是笨蛋。”她气鼓鼓。

“老人就应该是笨蛋，”我义正辞严地反驳她，“如果我们聪明够了，那年轻人有什么用？”

衰老是一门装疯卖傻的艺术，凯尔希曾经深谙其中三昧。她教会了我，现在又轮到我去教会她。

那段时间里她真像个怨妇！也许是因为她嫉妒她们的年轻貌美与大胸长腿，又也许是某种不那么浅薄的原因，于是她言必称其“可笑的族群”。

“我想知道幽灵鲨身上源石神经剂的来源。”

“你和你的种群让我感到可笑。”

“你对海嗣之神了解什么？”

“你和你的种群让我感到可笑。”

“那东西又进入了梦里，她穿着红色裙子，眉眼悲哀。”

“你和你的种群让我感到可笑。”

“今天晚饭是啥？”

“你和你的种群让我感到可笑。”

蒂蒂被她气的够呛，连晚饭都没吃就走了。鲨子姐与二队长一起去追她。五年以后鲨子姐回来了，从此我的记忆中有两尊维纳斯雕塑，一尊是残破的，另一尊更残破。雕塑瞎了一只眼，右臂消失无踪，代替以怪物般滑腻的腕足。她只留下一封信，上面沾满了大海的腥味。

“如果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朝你鼻子上来一拳。”我斜着眼睛觑凯尔希。

她长久地失语。我原以为她不会说话，但她最后还是开口：“她们已经做好了决定，从一开始就是。”

凯尔希说，她曾经一千次面对过相同的情况。她曾经为一千个迷茫的海嗣之神与三千个深海猎人提供过建议，而她们最后总是做出相同的选择。她们高贵的、充满牺牲的选择。

“所以，我不愿意再用可耻的智慧去消弭这份高贵。”凯尔希庄严地宣布道，像是剪断绳索，或者拧紧瓶盖，“即使世界上没有这一群智慧的老东西，人类照样会拯救世界。”

衰老是一场寒热病

棋盘上的胜负已至五五开，我对凯尔希的聪颖表示了赞赏。

凯尔希下出一手大昏招，为此得意洋洋，但是我立刻接上同样糟糕的一步，输赢依旧难以预料。

“除了愚蠢之外，变老还需要什么？”

“傲慢。”我说，“迂腐，惫懒，再加

上一些回忆的陈气。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咻咻，你就已经老了。”

“听着好难。”凯尔希有些泄气。“我已经记不得太多东西。你能和我讲讲特蕾西娅吗？”

黑夜

特蕾西娅与嵯峨分别是最后与最初的步入黑夜者。王女带着她的所有理想沉没在一场堪称幼稚的闹剧中。犯人是名头脑发热的疯佩洛，几乎不通武艺，因为幼时曾被萨卡兹伙伴欺侮，不知道突然发的什么疯，三十岁那年，连着一星期阴魂不散地吊上了我们的队伍。我说：“不必管他，现在的活人杀一个少一个。”事后证明，这是我在卡兹戴尔所犯的第一个、也是最为致命的错误。

在某个夜晚，没有月亮，但事物的轮廓在黑暗中显得分明。疯佩洛大大咧咧地闯进驻扎地，我们的哨兵一半在打瞌睡，另一半烂醉如泥。不，我没有指责他们的意思，事实上他们是一群极有纪律的棒小伙，如果在平时，疯佩洛走不了两步就得被打断腿。不过那天的确稍有不同。

我至今无法形容那天不同在哪里，或许是星星太亮，挤占月亮的温柔。

哨兵成了仅限于一晚的瞎子，因为排班不当。排班不当，因为他们的直属长官凌晨摔断了腿，在后勤处昏迷。他摔断了腿，因为听见深山里有人唱歌，是卡兹戴尔的民俗小调。唱歌的是名哲学家，平时跟着我做事。他唱歌，因为心中泛起悲悯情怀。他泛起悲悯情怀，因为我前两天说“现在的活人杀一个少一个”！

总之，疯佩洛闲庭信步地走进来，他问几个在打牌的萨卡兹弟兄：“王女住在哪？”他问的那名萨卡兹意识到自己这局

牌大优，但又不希望被对手看出端倪，就很不耐烦地朝一个方向随手指去。疯佩洛有礼貌地说谢谢。他找到特蕾西娅时，特蕾西娅正在沐浴——在强行军下，我们往往一个月只有一次洗澡的机会，因此这被视为神圣的时刻。她毫无防备又愣愣地看着这个闯进来的家伙。

疯佩洛来时甚至披了一件围裙，特蕾西娅粉碎的心溅在他的围裙上，他将围裙脱下，整齐叠好放在一边，衣着得体，一滴血迹都没沾。在牢狱里，他告诉我，这是因为衣服染血洗起来很麻烦。我回复他：“你会被我们处死，没有机会洗衣服了。”他摇了摇头，说：“这个我没想过。”

枪声响后，第一个冲过来抓到疯佩洛的是刚刚赢牌的萨卡兹。她的代号是 W，日后会拉起一队人求死般袭击特雷西斯的队伍，很多次。

很难让人相信刺客是特雷西斯派来的，即使在胜利后，特雷西斯本人也予以否认。疯佩洛不仅不通武艺，而且罹患重症。他并没有等到我们行刑就病死在了监狱里，这是特蕾西娅薨歿而苟活着的王女党相当引以为憾的事。

彼时的凯尔希正站在卡兹戴尔的另一头，她所率领的老太婆军和我的恶灵军是特蕾西娅麾下两股最强大的中坚力量。等她赶来，疯佩洛的身体已经连同他洗干净的衣服被我抛在荒野，几栋移动城市驶过，很难再从飞扬的沙尘中辨认出曾经哪几粒属于他。

我认为这是某种人力所无法企及的命运，而凯尔希则相信命运的本质是阴谋。为此，她恨了我一辈子。即使后来我在切尔诺伯格地下的石棺中躺了不少年数，出来时带着几乎全新的性格，我以空洞而悲伤的感情追求凯尔希，妄图从她的影子里找寻自己的过去，我们盛大地举办婚礼，

婚后不到三个月就爆发争吵，相互置气了两年，经历过那些本能压过爱情的、相互舐舔伤口的、躁动而干渴的夜晚，而后灾难爆发，罗德岛被汹涌的世界的巨浪击碎，还没来得及和解，她的美丽的身体在我怀中无可挽回地消逝——即使在那种时候，凯尔希也不曾停止恨我。

她的恨以节制为底色，又饱含甜蜜而忧郁的温柔。被这阴险的小飞虫缠上，我甚少觉得困扰，心中却常常泛起奇妙的感受。在放弃寻找凯尔希的第十五个雨季，我才突如其来而极其强烈地反应过来，她的恨与她的爱之为—，正如上坡与下坡是同一条路。

也许

过去的凯尔希与现在的凯尔希向我一同开口询问特蕾西娅，她想知道我是否也在这场命运的滑稽戏中扮演幕后的角色。我不清楚，我不敢说。所以在深思熟虑后回答她：

“你和你的种群让我感到可笑。”

被爱着的

我教会凯尔希下棋，然后带她去看电视，在那里我们遇见了恩奇都·希瓦艾什。我和他父亲的父亲在往年是至交好友。我们开着电视聊起天。我管他叫小小银，他父亲是小银，他父亲的父亲就是银老板。他以前叫我爷爷，后来等他也开始掉发，发际线退至头顶时就耻于再这么叫，而只用“您”来称呼。

希瓦艾什优良的基因并没有体现在小小银身上，他是个肥胖矮个又秃顶的男人，不过追溯源头，这或许得怪到银老板。当银老板五十岁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我几乎

为他感到庆幸，因为希瓦艾什的继承人就如同他的父亲一样俊朗，并没有被母亲的血所拖累。可谁知这竟是隔代遗传。

我嘲笑小小银的大肚皮：“如果在五十年前，你指定是个宗族族长。”

小小银则针对我常年的病痛作了极富有涵养的回答：“那您就应当是世界医疗组织的领导人。”

这段对话我们已经进行过很多次，可小小银其实并不知道我说的是实话。

希瓦艾什的故事十分老套，无非就是那些——野心、阴谋、背叛，百年间远比它更为强大的家族也灭亡了不少。而经济严重依赖希瓦艾什的雪境谢拉格为此元气大伤。最后不得不由当代圣女——谢拉格实际上的领导人、银灰最为疼爱的姊妹之一——宣布将希瓦艾什家族永久驱逐出谢拉格领土。

小小银还有位姑奶奶，是那一代的第三位希瓦艾什（根据宗教传统，当恩雅被选为圣女时，就不再与世俗保有血缘关系，所以小小银不必区分大姑奶奶与小姑奶奶）。她是矿石病患者，在遭到驱逐时，出于悲愤病情迅速恶化。这是谢拉格普通民众与后代的学者们对此事的了解，至于其后的真相，那些隐忍与争吵与破裂，以及她如何拖着残废的腿爬上雪山，这一切的故事已经消散在那场历史中，如同海洋没过溪流。

银老板四十岁时遭遇他整个人生中最大的失败与挫折，五十岁生下小银，七十岁自觉身体有恙，入住了我所在的养老院。八十岁时与我下人生中最后一盘棋，赌注是我赢的话将作为他葬礼上的主持，我输的话就不能参加他的葬礼。银老板相当了解我，毕竟我们作对作了那么多年。他知道我想在他的葬礼上整活，无论活整的好不好，葬礼绝对是毁了。所以他使用了毕

生的手筋，我最后遗憾输却半子。

毫不羞涩的说，我是银灰最好的挚友，但我却始终看不懂这位与我棋力不相伯仲的男姓他足以被称作落魄的半生。直到后来，银灰的妻子在多活了两年之后也随他而去，他们葬在同一处墓址。小小银告诉我，他的父母生前非常相爱，比所有人想得都更要相爱。银灰宠爱他的孙子远胜过和自己更为相像的儿子。

小小银在养老院出生，母亲是这里的一名护工。他出生时面目可憎肥头大耳，在产房几乎吓坏了一众等待的老人，但确实是被爱着出生的。作为新世纪长大的孩子，他完全不了解希瓦艾什这个姓氏悠久的历史，甚至连谢拉格的名字也不曾听说。

“下次见，您。”他朝我点点头，离开了，身上肥肉一颤一颤的，相貌可笑，但姿态高贵得像雪原中飞翔的鹰。

我身旁，凯尔希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上的动画，一边咯咯笑着。我叹了口气，摸摸她的头，她放下动画来挠我。

没有人给她写信的十月

在接近六点的时候，塞雷娅为我送来了今天的信。我尽力保持身体平静，但手指的微小颤抖却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就像被轻风拂过的水面似的。我向塞雷娅惨然一笑：“谢谢。”她回以怜悯的目光。此时我才看见信封，上面用印刷体写着很冷漠的名字，大约是账单之类无关紧要的东西。

凯尔希好奇地凑过来。

对于信件的恐惧笼罩了我的几乎整段的后半人生。以至于我即使到现在也分不清，在世界末日到来之时与凯尔希一道的旅行，我们从伊比利亚出发，经由拉特兰

进入维多利亚，在叙拉古被彼时已经成为新西西里女士的德克萨斯接待，懒散又淫乱地停留了一个月，凯尔希短暂地摸到青春的鬼魂，我却瘦了足足二十斤，我们横越乌萨斯，在到达大炎边境时已经只剩下一个人一道影子，来到雷姆必拓——魔王出生的地方，绕了一大圈之后，回到最初的地点，在卡兹戴尔的旧址建起一座孤儿院，过了几十年却变成养老院，那场旅行，究竟是因为我们真的那么想摆脱罗德岛，还是为了躲开铺天盖地的信件的阴影。

信使是一群神明般的恶魔，无论我逃到哪里，他们总能送来那些：噩耗，惨剧，无力而悲伤的回忆。

后代的研究者们对于上个百年总是喋喋不休，因为那段历史佚失了，魔王用凡人难以想象的伟力剥夺了世上的文字——这人类文明中最为璀璨的明珠与钻石。于是他们只好无休无止地争论，究竟是海嗣上岸巨兽苏醒最后引发战争，还是战火燃起吵醒巨兽最后海嗣觉得有机可乘。反倒是教徒对此保持了惊人的质朴，他们用来解释的始终只有一个词——审判。

其实这一切都妥善地保存在我的信封里，这些的可怜小纸片，如果把它们按照时间排好——我死前绝不会做出这么残酷而失礼的事——那么借由悲剧到来的顺序，他们或许就能厘清一切。其中既有自知时日不久身体逐渐冰冷感情却熊熊燃烧的情书——璠曼小姐给我寄来了百万字的著作，皆以纸笔写就。二十年后她才恢复名誉，被迫赠为超越时代的学者；又有他人代笔的讣告，我总是仿佛能从中嗅来自东方的神秘梵香——弘法老僧在信里并不显得严肃，带着长辈特有的絮絮叨叨。他用袈裟裹着她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他每翻过一片山，她的身体就瘦小一分，等他们停下的时候，她已经小如刚刚从母亲那

里出生的模样。弘法老僧挖了一座坟，他感到悲哀，因为自己还没觉得累，坟的大小就已经足够了，他埋下一具死婴；又有冷漠的批量打印的带着塑料花味道的邀请函，这位西西里夫人生前将了解她许多秘密的我们追杀，死后却邀请幸存者参与葬礼。她活到九十八岁，险险摸到百年的大坎，是少有的寿终正寝的西西里女士。而作为她影子的白狼直到一百二十岁还生龙活虎，时常埋怨退休之后过得实在不够劲。即使在魔王沉默了世界的那几年，信使也始终兢兢业业，当有人逝去，他们不再写信，而代以一张死者的素描。我对这种仁慈几乎报以感激，因为我不必了解其中细节，我不必知道他们为何而死、他们未竟的理想、他们的迷茫与悲伤，一切全部被描绘为灰白色的画作，有时甚至不像原主。后来魔王失踪，禁令也随之无效。信使继续履行他们高贵又伤人的职责，冰冷的文字再次从世界各地到来。我收到的最后一幅画来自我的姑娘、阿米娅、我的女儿。她穿着她演奏小提琴时常穿的那条素净裙子，眼底结了漆黑玛瑙般结晶的痂。我见她坐着，甜甜地微笑，笑容甜得平静，平静得空空荡荡，填充着空空荡荡的梦。

凯尔希啊凯尔希，我该如何向你讲述这些往事？你会责怪我吗，如果我不再流泪，因为泪腺已经枯萎？如果我不再悲叹，因为泉流已经干涸？

我们走在这样的旅程上：前半段，我们会因为一朵花而赞叹，因为溪流的歌声而心满意足，我们凭借力气带着越来越多的美好事物一起上路；而到了后半程，力气却开始枯竭，每一步都变成挣扎的前进，我们不得不对包裹精挑细选，死死抓住那些贵重的，含泪丢弃那些轻贱的，**我们原以为有什么能陪我们到终点，殊不知在一切的尽头，人人赤身露体。**

斯芬克斯

“这道题，凯尔希同学，你来回答。”我装模做样地用手杖点点黑板，上面写着一些平日里常见，此时却显得莫名其妙的句子。

我的手杖成为一座桥，另一端指向“你好烦”。

凯尔希沉着地开口：“人类对于表达存在天然渴慕，但活在群落中央造就的理性却往往要求抑制，而此刻的你显然对于这组矛盾缺乏足够的把握。我能够理解你的呼唤与你的内心正在汹涌膨胀的力，是的，我能理解，确切地说，所有曾经拥有过表达体验的人都能理解，但我仍然需要提醒你，这种呼唤与这种力已经严重妨碍到了别人。或许你应当重新慎重思量言语这一媒介与其内核的辩证逻辑。”

我满意地点点头，露出老师看待聪颖学生时常有的那种微笑。手杖转向下一题：“星期四，V我五十。”

这相较上一题稍难一些，因为其核心是诉求而非陈述，所有提供的信息都将指向诱导。

凯尔希露出思考的神情，她的眼眸低垂，视线却不指向某样特定的事物，而是涣开，仿佛聚焦在瞳孔背后，这是睿智长者的思考。当人们见到这种神情时，他们往往不会觉得长者不知道答案，而只会觉得自己过于驽钝，累得长者寻找教授的方法。

她说：“在千年间，这片大地的命运无数次重复，却总绕不开那些：利益、力量、痛苦、仇恨，以及高傲又可悲的怪物——我们。在虚假的星空下，诞生了虚假的历法，虽然虚假，然而并非一无可取。每当星期运转到第四轮日出，这片大地总会燃

起对于生存资源的疯狂与混乱，如果你愿意——是的，“如果”，这仅仅只是建议，没有人会干涉你已经做出的决定，尽管我并看不出这其中会导致任何对你有所不利的地方——如果你愿意V我50，我将带你进一步见证这片大地的真相。”

“Bravo。”我几乎鼓起掌，凯尔希洋洋得意，比起上午有进步的是，她这得意仍然困在眼睛里，没爬到五官上。

最后一题也是最困难的一题——“我不告诉你。”

凯尔希愣住了。如何用表达来表达不表达，如何用描述来描述不描述？

有意义的字眼却能编织出无意义的言语，正如无意义的死亡、背叛、变革、光怪陆离的往事往往罗列成戏剧，或者，我将之称作命运的东西。它存在吗？我们没法证明，就像言语交汇出意义，意义织成浅浅的帷幕。也许在我们无法描述，无法表达的帷幕之后，**是另一种人生，另一条轨迹，另一个结局？**

凯尔希从牙龈中蹦出字来：“你和你的种群让我感到可笑。”

我到底在写什么？

天空下起了猫猫雨！

这篇回忆录的结尾我写过很多版，最后却都难以尽如人意。在一个版本中，我一直写到了十年后的中风，其间自然免不了又臭又长的回忆，我与凯尔希第三次结婚又离婚，后来因为中风躺在病榻上，她甚少来看我，我有时想说说话，她却只顾着对屏幕打字，我于是叹一口气，就咽下了，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当初热恋时光。在另一个版本中，我没写结尾，唐突地中断，甚至不包括我教凯尔希谜语，那天晚上她精彩绝伦地阴阳怪气了前台小哥一通，成



功获得入住资格。

就在刚刚，我年迈的前妻经过我的书桌，说：“为什么不写写那场雨呢？”于是，结尾就确定为你们看到的这一版了。

那是一个漆黑色的午后，沉重的云压在天空，空气中弥漫着薄荷的味道，我与凯尔希并肩站在罗德岛的甲板残骸上，提前十五个小时等待着观赏明天的日出。

我们没等到日出，也没等到大雨，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液体的猫猫，乌萨斯的荒野下起猫猫雨！

“很漂亮。”凯尔希简短道。我之前吐槽她每句话都拖得太长又缺少意义，她于是恼羞成怒，不愿意多说了。

我回答说：“确实。”心里却怀疑这或许是伴随世界末日到来的可怕征兆之一。

即使明智如凯尔希也不曾料到，或者使性子不愿意告诉我，在半个月后，这成千上万的猫猫会结队偷渡进入停靠在附近的移动城市，帮助居民实现猫猫自由，它们吐出的毛球积起半米深的一层，将街道上露宿的流浪狗与老鼠们统统淹没窒息而死，接着一种专门清理猫毛的职业在公共拨款下应运而生，一位日后会改变世界的穷小子则借此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我们见到一场猫猫雨，又见到名为命运的巨兽的一次喘息。

起先降落的都是黑猫，这猫猫大军中最为敏捷的一只。它们混在背景的天空中，只露出眼睛的颜色，仿佛从天而降一大片

绿色、黄色与蓝色宝石。等先锋军都落地，云朵就不再显黑，而是乱七八糟色彩的堆积，像是融化的彩虹果酱。

接着到来猫猫的主力军，来自世界各地的短毛猫，又杂进几只暹罗。较高雅的是豹猫，坠落中舒展身体，像是在半空伸了一次懒腰。它们发源于萨尔贡。加菲在群猫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得益于其圆润的身材，这是唯一下降时不像猫而像皮球的物种。在这场猫猫雨中，有千分之三的倒霉蛋不幸摔死，其中超过一半都是加菲，而加菲的一半都是橘猫。

凯尔希看入了迷，头上的短耳也跟着动一动。

我被这侧脸弄得心跳不已，于是偷偷上前，在她脸颊上轻轻一啄。她转过来与我四目相交，我羞得面目通红，别过眼神。婚后这么多年，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已做过，此刻我却不敢去吻她桃色的唇——这匹妖魔、这地狱之马。

“等我们结束这场旅行，你想做什么？”我生硬地岔开话题。

在末日的阴影下，在全世界发来信件的噩耗里，在整片天空铺满猫猫的场景中，凯尔希轻描淡写地说：“我想隐居在世界尽头，然后开一家孤儿院。”

我们便如此许下了长达百年的约定。

（本文首发于泰拉通讯枢纽）



特别专访

神奇陆夫人

#1

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请问您可以为各位观众/期刊读者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观众朋友和读者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神奇陆夫人，叫我老陆就行。我是游戏视频制作者出身。虽然现在是以直播为主业的游戏主播，但我从未停止过视频制作哦~

#2

作为一名明日方舟玩家，请问您可以分享一下您最喜欢的干员是谁吗？以及可以为大家讲讲ta的什么特质吸引到您了呢？

对我来说最喜欢的是塞雷娅。因为我玩别的游戏时最喜欢的职业是前排坦克或后排辅助，这些能默默无闻从事着重要工作的职业玩法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玩法。

刚接触《明日方舟》的时候是19年7月份，恰好是塞雷娅UP池，而塞雷娅治疗与重装结合的特性类型正是我喜欢的类型。加之比起在当时炙手可热的星熊来说，塞雷娅并没有成为很多玩家六星重装的第一选择——而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这种不是第一的角色——所以从那时候起就开始喜欢塞雷娅了。诚然随着后面出的活动，比如危机合约，以及历代版本更替，塞雷娅的作用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不过我的喜欢已经定下，不会改变。

#3

如果请您选择您最喜欢的sideStory,或故事集的话，您会怎么选择呢？以及为什么呢？

肯定是莱茵生命的相关活动（孤岛风云，绿野梦幻），原因也是因为塞雷娅，非常简单的爱屋及乌。

#4

您有考据的第一个方舟视频是19年的“路人玩家常问的《明日方舟》问题”。从19年到今天，您一直玩到了现在，进入前沿玩家（指练度）的行列之中。请问是什么让您坚持玩到现在的？

何止练度，我迫害方舟知名UP方面也是赫赫有名的（哈）。能坚持到现在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直播和做视频都是非常有压力的事情，确实需要一些其他东西来转移注意；虽然我这样说给人感觉经常直播肝方舟的样子，但实际上除了活动外，明日方舟几乎不会出现我的直播日程表中，因为这是我的兴趣爱好。直播时打游戏——工作，直播后打游戏——放松，就是这样。

至于说不放弃，是因为我是一个很恋旧的人，喜欢上一个游戏后，如果不通关或者说搞出什么名堂，是很难换掉的。在方舟之前的一款游戏是《刀剑乱舞》。这么长时间来，我的朋友们换了十几款手游页游，然而我就肝了这两个游戏。性格使然。

#5

作为一名老游戏玩家，您在漫长游戏生涯中想必接触了许多游戏和系列。请问在方舟之外，您可以为大家分享一下，您认为值得分享的，印象深刻的游戏吗？

《刀剑乱舞》？（笑），手游页游方面我就认真的打了这两个，其他都是浅玩，我也没啥资格推荐。我更偏向推荐单机游戏——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忠实的策略游戏爱好者，尤其是慢节奏的回合制，半回合制策略游戏——而这种爱好也是我喜欢方舟的原因之一。所以说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游戏的话，我肯定会分享英雄无敌，全名《魔法门之英雄无敌》。这是一款我从小喜欢玩，长大后直接在游戏里留下名字，最后还参与制作的游戏，我感到很骄傲；而且这款游戏也是奇幻题材的回合策略游戏中非常知名的一款——安利大家都去玩英雄无敌呀！整个系列我首推3代和5代。

#6

如果让您从方舟联想一款PC/主机游戏的话，您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为什么？

呃，《命令与征服》。因为《明日方舟》背景设定有参考《命令与征服》，而我是一个有自己非主流脑回路的剧情党，所以我第一时间想到了CNC。

#7

我们都知道您接触过许多国内外优秀的游戏公司，更玩过无数或创意出色，或机制运营成熟的游戏，那在您的眼里，鹰角这样一家年轻的游戏企业和那些成熟的优秀企业之间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舟游和其他公司的手游之间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谬赞了谬赞了，您把我夸的的太厉害了。以我的眼界，能看到东西和问题的角度还是玩家视角，有的东西可能说的不全面。我只能说一下我的一己之见，还可能有所偏颇。

我是这样认为的啊：鹰角是一个十分具有玩家气质的公司，我十分担心他们在权衡作为玩家还是厂商时筋疲力尽。用白话来讲就是早期立设太高，虽然吸引到了固定群体的玩家和粉丝，但是这个钱挣得非常辛苦。所以在挣同样多的钱，揽取同样多的热度时，鹰角就需要比友商付出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才行，毕竟这其中有一大笔形象维护成本；而在出现同样的问题和不足时，则会受到比友商更严重的责罚。

举例而言，EA（美国艺电）手下知名游戏《地下城守护者》改成了即时塔防手机游戏，鹰角有过啥问题，他们就犯过啥罪，之后跟没事人一样。最后游戏崩了，EA“罚酒三杯”，继续搞新的手游。所以说鹰角活着很难啊。

不过嘿，我是玩家，就算再能体谅他们，鹰角犯错误时该补偿的源石肯定还是少不了的（笑）。

#8

塔防原先并不是一个很火的游戏类型，以前大家可能只玩过PVZ，王国保卫战这些经典的游戏，很少有人会玩，甚至很少有人知道更多的塔防游戏。

我以前读到过一个报道，说《明日方舟》让塔防这个类型在策略游戏的产值占比有了“一席之地”，那您觉得，为什么塔防会被大家看做一个小众的类型？又是什么让方舟成功破圈，成为现在这样一款现象级的手游的？

首先，因为我是策略游戏爱好者，我早年间玩的塔防游戏太多太多了。所以比较客观的讲，《明日方舟》在玩法上属于“维持状态”。当然我是肯定他们辛苦的，但那样的话《明日方舟》只是一款优秀的塔防游戏，鹰角并没有为这个玩法类型创造更多新的内容，塔防最终只是“塔防”，并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破圈。因此，我们可以得到接下来的结论——

——明日方舟的破圈和塔防的关系从老陆我的角度理解，是不大的。这实际上和鹰角营造的“明日方舟世界”有关——玩家们在明日方舟中体会到了属于他们的次元文化圈，谈到了属于他们的聊资，甚至可以说获得了属于他们的虚拟崇拜依附。明日方舟的立绘，明日方舟的音乐，明日方舟的动画和官方下场对众多二创的支持，这才是破圈的重要因素。塔防啊塔防，看那些明日方舟作业UP的视频点击，再看明日方舟每次活动稀有成就得到的玩家数量，大家也会心知肚明的。（笑）

但这里额外一提，我更想要感谢明日方舟的玩家和粉丝。在前期鹰角还没悟道这部分，是依靠他们的坚持才让这个饼变大的，是他们让官方更快明白这点的。例如那些早期二创画师，他们的辛苦只有他们自己明白，老陆我都是无法想象的。

身为一位对游戏行业直接接触的玩家前辈，自由撰稿人，您可以为大家概述一下，现代游戏/国内外游戏的一个发展趋势和方向吗？

现在国内外游戏界都不好。很抱歉，我不是一个喜欢唱喜歌的人，这个残酷的事实也希望大家能心知肚明。现在欧美游戏公司被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所纠缠，以至于大游戏公司内耗严重，产能效率崩溃，只能通过厚着脸皮坑玩家苟且过活，产出游戏质量比不得四五年前。而友商都这么干，大家都不想过于突出，所以“鹤立鸡群”这个成语被他们直接就着汉堡热狗吃了。你看重制版和复刻版游戏变多就是最重要的体现——如果创新能力足够强，为什么要不断地走老路呢。

日本那边还好一些，大厂表现比较稳定，其他则很萎靡。

独立游戏圈更是完蛋，三分热度，兴趣产能比疫情前更严重，且游戏同质化愈加严重。如果你喜欢了解生存种田类游戏情况的话，就知道去年一年出了多少种田游戏——因为这个类型保钱，而且容易插入其他游戏玩法缝合，结果大家一窝蜂全来了。

国内虽然看手游甚至网游这边的财报一片阳光，但传统单机游戏方面已经进入史诗血压局了。现在中国玩家给予国内单机游戏过重的期望和压力，不做个世界级别的不行，已经不给发育空间了。都是游戏，大家没必要给国内游戏开发公司那么大压力，不好就不买，吹国产怎么了，外国游戏公司不也吹么，结果呢。

大家都不做了，寄。

至于国内独立游戏圈……很乱，但轮不到我来说，他们内部消化好了。

我想说的是各位玩家真的真的不要给国内游戏界太大压力了，把他们和欧美游戏公司划等号——大家都有认真做的，也都有吹牛皮的。不要看到一个很棒的国产游戏，就“国内游戏要崛起”，也不要看到一个吹自己上天然后实际做的狗屁不是，大家就一片丧气“国产游戏要玩完”。怎么的了，我也挺能吹的，咋不V老陆我50，我想吃麦当劳了。（笑）

身为游戏视频博主行业的老前辈，面对一些新up，和有计划成为全职up的读者，您有什么建议吗？您认为成为游戏视频领域的up需要掌握哪些技能呢？

日本声优早年间不看相貌和其他技能，只看配音的专业素质。但随着时代发展到现在，日本新生代的声优除了配音外，外型、相貌、其他特技等条件和技能都很需要。他们很多人甚至参与到直播行业中，利用自己的专业“碾压”同行来挣外快。

同样的道理，我是吃网络媒体红利起来的一批 UP，你们现在想跟我一样，一板一眼的做科普视频然后再讲点别的来发展是基本不可能了。整狠活儿或者“带资进组”是现在的主流成名方法，闷头打游戏能成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我奉劝想要进这行的朋友们，你们先要学会的第一个技能是找好退路，不然这行出来不好转职。

如果非要说点有用的，那就是大心脏，心态比技能更重要。多年来我和我朋友们都不同程度的有被直播和视频评论里面的杠精怼破防过，我是比较糟糕的例子，而其他比我好的也是背后悲声连连。在这浮躁的 2023 年，你们进来只会面对更糟糕，更糟糕的现今网络环境，哪怕是你什么都不做，都会被指指点点——

你们准备好了吗？

#11

最后，您有什么，想和粉丝朋友，读者朋友们说的吗？以及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请您为期刊杂志留下一句赠言吗？

录制游戏历程，录制游戏人生，我希望大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快乐历程，这里是神奇陆夫人，我们下期杂志再见。好了，我真的点麦当劳去了，想吃麦旋风了我，哈哈哈哈哈。





即便是那位耀骑士
她那如同灯塔般璀璨的心灵之火
也不足以驱散笼罩整片大地的阴云
不过，在这个充满苦难与仇恨的世界上
依然有一批人在奋斗，在抗争
在黑暗阴云的尽头
依然有火花在闪耀
——坎诺特·古德·英纳夫

1. 有一些罗德岛上的干员曾经是整合运动的成员。请问以下哪一个干员从来没有加入过整合运动？



A. B. C. D.

2. 以下几个关于整合运动主要领袖早期经历的描述，错误的一项是

- A. 梅菲斯特原名伊诺，儿时因为被强行在喉咙处塞入源石而被迫成为感染者
- B. 霜星出生在乌萨斯偏远地区的矿场里，在她即将被杀害时，爱国者救下了她
- C. 爱国者原名博卓卡斯替，出生于卡兹戴尔，后来成为了乌萨斯军队的一名上尉
- D. 塔露拉在看清了科西切的真面目之后主动成为感染者，并杀死了科西切

3. 整合运动的领袖们并不只在主线关卡中出现，在一些干员的悖论模拟中也有他们的身影。以下哪一位干员的悖论模拟里没有整合运动的领袖出现

- A. 芬
- B. 斯卡蒂
- C. 雷蛇
- D. 狮蝎

4. 你舟的重量体系一直都是一个谜。以下整合运动的领袖中，游戏里重量等级最大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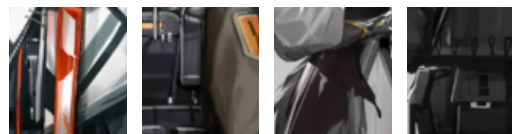


A. B. C. D.

5. 整合运动曾经也有着一段光辉的历史。以下关于整合运动的发展史，叙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塔露拉在离开科西切之后来到了北方冻原，并和爱国者的游击队合流
- B. 整合运动吸纳碎骨和弑君者的队伍是在“不死的黑蛇”觉醒之前的事情
- C. 整合运动一度获得了特雷西斯的支持，赫德雷、伊内丝和W也加入过整合运动
- D. 整合运动攻击切尔诺伯格是为了复仇，该城市对感染者的歧视非常严重

6. 仔细观察以下图片，属于整合运动领袖的一项是



A. B. C. D.

7. 关于整合运动的组织宗旨，以下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整合运动是一个由受到压迫的感染者组成的组织，并且完全由感染者组成
- B. 整合运动的目的是反抗非感染者及其政权，进而得到公正甚至更高的待遇
- C. 虽然整合运动常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但其实质上是非军事化的组织
- D. 整合运动尚未宣称建立政府，现阶段仍为民间组织

8. 在主线第八章的隐藏剧情EG-2中，一名盾卫在告诉迷迭香，只要她为了感染者的命运感到不公，就可以加入整合运动。这名盾卫的种族是

- A. 佩洛
- B. 萨卡兹
- C. 菲林
- D. 黎博利

9. 整合运动中，更多的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但他们却有着不普通的故事。以下叙述中错误的一项是

- A. 大鲍勃是泥岩的旧友，曾经在卡西米尔附近进行赏金猎人活动
- B. 赫德雷在加入整合运动后，又来到了摄政王特雷西斯的阵营中获取情报
- C. 雷德外号红刀，在拯救苏茜的行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 D. 九为了帮陈挡住源石炸弹而成为了感染者，离开近卫局后成为了陈的线人

10. 就算是整合运动，也有给各位博士们发狗粮的时候。关于在故事集《粉碎大地》和《叮咚作响》中提到的整合运动情侣加勒斯和依拉，说法错误的一项是

- A. 他们初入荒原时，一名锈锤成员声称他们需要在荒原上存活一个月才有资格加入锈锤，并表示不会提供任何初始资源
- B. 他们在尝试种植苔藓时，采用了骨粉催熟的方法，加速了苔藓的发芽
- C. 虽然加勒斯的衣服上有整合运动的标志，但其实他是乌萨斯军队里的逃兵，曾经还是下士
- D. 在新整合运动与锈锤交易的过程中，加勒斯和艾尔瓦相认，化解了矛盾。加勒斯还带来了依拉怀孕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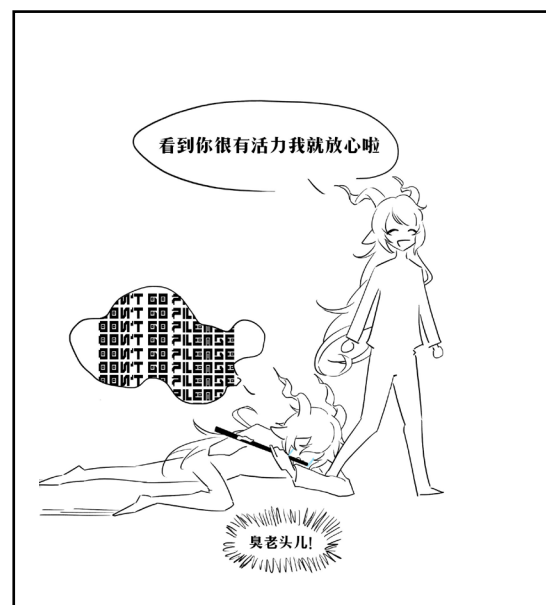


“我会倾听你的一切”

© 15catsup



戛然而止



*未成年人请勿饮酒
*请遵守当地交通规则

全新上市

Landen Monaste

即将推出
敬请期待



新鲜瘤奶

· 兰登修道院瘤奶面包

醇厚小麦



*详情见泰拉各地经销商

征稿启事

《回归线》(Another End of Terra) 是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与泰拉通讯枢纽联手制作的《明日方舟》同人电子杂志。

我们欢迎各种类型的投稿，包括但不限于：

- + 短篇小说 (2500 字以内)
- + 中篇、长篇小说 (字数不限)
- + 插画、漫画
- + 其他《明日方舟》相关的图文作品

如果您有相关作品，欢迎您通过我们的邮箱：TCA_doc@163.com 进行投稿。投稿前，请先阅读《回归线》投稿指南，并按指南中的要求进行投稿。

另外，《回归线》因发展需要，现面向所有读者招募制作组成员，岗位和工作内容如下：

1. 杂志设计 (1 名)：根据每期杂志的内容，对杂志的板块进行规划设计；

2. 视频制作 (1 名)：根据需要，将编辑部取得的音视频及文字素材制作为视频。要求必须掌握至少一种视频剪辑软件，会使用 AE 等动效制作软件，能自行制作特效者更佳。

请有意愿加入的读者将您的称呼，联系方式和想要加入的岗位发送至[邮箱](#)，并附上您之前所制作的作品 (如果有)。

感谢广大读者与创作者的支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

Contributions
Wanted